第十四集

　　黑衣人拱手道:「禀使者，属下一定把他捉回来，他受伤这麽重一定游不远，想必马上

会有消息。」

　　黑巾使者笑道:「希望是如此。」

　　黑衣人道:「禀使者，总坛主 体是要就地掩埋，还是带回去?

　　黑巾使者这才往总坛主身上看去，那一刀穿心再加上利箭，他已像个箭靶，他道:「就

地火化，你带着两班人沿着湖面搜索，其他的撤回去，我们太低估人家了。」他叹口气，已

掠向丛林，两个起落已消失在密林中。

　　黑衣人照吩咐进行，留下两班人，其他都撤走，这一出追逐方始落幕，黑巾杀手可说是

一败涂地，而小邪也赢得甚是艰苦。

　　历劫叁天的死亡游戏，小邪当真是大难不死，想天下除了小邪也没人有这个能耐做出这

种事来。

　　小邪一跃入水中时，也不管伤势有多重，立即潜往湖心，他只想离开这里越远越安全，

所以他拼命的向前游，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

　　XXX

　　这湖果然相当大，小邪足足游了好几个小时，还不晓得对岸在那里，他也不敢浮出水面，

深怕游得不够远又被捉住，那可真的是瓜

　　不久他已觉得有点头皆，他知道这是伤口一碰到水，血液无法凝结，就会一直往外流，

这麽一段路，他也流了不少鲜血，所以才会感到头昏，强忍着痛楚再游一段，终於他已无法

再支持，只好窜出水面，希望碰上船只，可惜他并没有这麽好运，湖上一片迷蒙，蒙泷罩着

四周，最远也只能看见五尺左右。

　　小邪暗叫一声苦也，随着水势往前飘，能飘多速算多远，渐渐的他已有点休克，有点迷

糊，在他心中又幻起一阵阵甜美的回忆，他在想着小丁，也想着小七，也想着童年的好友…

……他是须要安慰的，但却从来没有人家安慰过，使他已忘记有安慰这两个字存在，现在他

只想找朋友聊天，他只想说一些好听的笑话给朋友听，但却没有一样能让他如愿以偿，只有

雾，一层层的迷雾深锁着他的心灵和生命………

　　不知过了多久。

　　幕地一阵琴音已从悠远的地方传来。划破了这沉静的浓雾。

　　小邪失觉中突然叫道:「是小青！」心中一喜，马上迷糊的朝琴音晌处游去，一到船下，

他深吸一口气，猛然翻身上船「啪」一声，他已摔在船上，朦胧之间他看到一位姑娘走过

来，小邪轻叫道:「小…青…救…我…」说完头已低下来，不再知道世间事了。他一直以为

这条船是倪小青的，所以一上船他整个精神也完全松懈下来，而昏死过去了。他睡得好安详

　　睡得好宁静，让人见了都会不忍去吵醒他。

　　不知过了多久，小邪慢慢的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床装饰得很美的床上，有点香气，

想必是女人闺房，他又发现自己全身被布包着，但伤口一点也不疼痛，他也知道自己没死，

而且还被人救了，他想翻动一下身子．，但却力不从心，他急道:「奇怪我的真气怎麽提不

起来呢?」

　　想了一下他脸上一变叫道：「完了！完了，老头的方法不灵了，遇上高手了！希望他不

是坏人，不是要杀我的人，否则……我的妈呀！」他直冒冷汗。

　　因为小邪真气来自四面八方之穴道，只要有一处穴道没被制，他真气就不会消失，但现

在真气全失，这表示全身穴道被制了，而这秘密只有他老头知道，但这个人竟然也知道，这

不吓死小邪才怪。

　　四处张望，见这房子不大，但布置得很好．淡紫色带点淡蓝色，配上自色柔纱，清雅怡

人，尤其这香味淡淡有若兰花，令人闻之则心旷神怡，舒服之极，但这些对小邪来说等於零，

他是个十足的大混混，不会享受这文人雅士的乐极。

　　他正急着想知道是敌人还是仇人或者是朋友，忍不住他已大叫道：「嗨呀那个嗨！有人

快呀那个快来呀！我憋不住了，快来呀！」

　　小邪伤口不痛，虽然裹着层层纱布，他还是叫得甚大声。有话能说不说，是有点会 把憋死

他。

　　忽而一阵细碎脚步声传来，已有一位美丽小姑娘出现在小邪眼前。

　　她身穿白衫淡蓝素裙，长发披肩，皮肤晰白，长得很甜，笑起来有两个迷人小梨涡，她

两眼如星，朗而灵活，不大，只有十四、五岁左右，她见小邪醒了，她高兴道：「你醒了?」

　　小邪可没心情去欣赏她，他装出一副老大模样，可惜全身只有嘴巴能动，他只好抿着嘴

叫道:「小女孩你是敌人还是朋友?快快报上来，否则…嘿嘿…」他没想到自己还在病床上

就要恐吓人家。

　　那姑娘见他如此模样经轻一笑道：「你不是要我们救你吗?不过我不是小青，我叫小星

星，我们算是朋友好了。」

　　小邪一听是朋友，心情也放松下来，馊主意就来了。他叫道:「小星星既然我们是朋友，

拿美酒来如何?我口渴得很，最好再弄点香肉，那我们真的是朋友了。」这就是他的本性，

自己伤势还没好，他已想到要吃狗肉。

　　小星星道:「不行！我家小姐说你伤势太重不能乱动，也不能吃东西，她说你再两天才

会醒来，谁知道你现在就醒过来了。」语气中对小邪提早醒来感到惊讶。

　　小邪闻言她还有小姐，他道：「你还有小姐?她叫什麽?大猩猩还是大狒狒，长得如何？

有没有你这麽漂亮呢?」

　　小星星脸一红，笑道:「你怎麽可以说小姐是大狒狒呢?我家小姐好美，你也不想想看

那有仆人比主人漂亮的?」

　　小邪想想也有道理，但他现在很想喝酒，他笑道：「小星星你别让她知道就可以了嘛！

我只要一口，只要小小一口我就心满意足了，拜托！拜托！」他装出一副「楚楚动人」的模

样，却变成四不像。

　　小星星看了他就想笑，她道:「好吧！但你可不能喝太多，要是伤势恶化了，我可罪过

了。」

　　小邪见有希望了立即笑道:「放心！死不掉，小星星亮晶晶，给我倒酒笑嘻嘻。」他乱

唱起来。

　　小星星笑道:「你等等我去拿酒来。」

　　她走出房间不久已拿出一瓶陈年竹叶青走进来。

　　小邪眼睛一亮道:「小星星这酒……我有开瓶的习惯你让我开好不好?」小邪他又在使

诈了。

　　小星星觉得这人也真是，怎麽连开瓶子也争着要闻，还说有这个习惯，但她那知道这是

　　小邪的鬼计，她道：「你手不能动怎麽开呢?」

　　小邪笑道:「不用手开了稀奇，我用嘴开给你看。」

　　小星星不信道:「好吧你开开看。」她将酒瓶口往小邪嘴里塞，等着看热闹。

　　小邪一看鬼计得逞，连忙用舌头弄松软木塞，猛吸里面的陈年老酒。

　　小星星问道：「开始了没有?」

　　小邪睁大眼睛看着她，猛摇头，而喉咙却一直「咕噜，咕噜」晌个不停。

　　小星星见状立即伸手去抢酒瓶，但为时已晚，酒已被喝掉叁分之二。

　　小邪尴尬笑道：「这酒很补喔！嘻嘻！」

　　小星星翘着嘴，但不久也笑起来，因为她没碰过这麽好玩的人，她道：「你怎麽这麽…

哈哈……」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不久笑意已过她道：「你…你叫什麽名字呢?怎麽一脸怪

怪的，我说不上来。」

　　小邪道：「我叫杨小邪，邢门的邪。」

　　小星星一听奇道:「那有人叫这种名字?喂！你在开我玩笑吧?」

　　小邪叫道：「这名字是我爷爷给的，他要怎麽叫我，我就怎麽对人家说，这有什麽不对

的，而且我爷爷取这名字时，还是我在书中抽中的，岂可随便乱来。」

　　小邪在选名字时，是将书本整个弄碎，一字字的摆在箱子里，像抽奖一样的抽中的。

　　小星星笑道：「难怪你邪里邪气，一点都不正经。」

　　这时外边有声音传进来：「小星星他醒了吗?」音如晨莺，悦耳动听。

　　一个美丽姑娘已出现在小邪眼 。

　　小邪一看，再眨了两下眼皮再往她看去，「哇卡！」小邪叫道：「好美！奶奶的，这是

谁家女儿?哇佳佳！不得了了，这是满贯、天 、通杀呀！完了、完了！我那个我……混蛋

哪！诗口口……」他已经语无伦次，因为他说不出话来形容这位姑娘的美。

　　不错这位姑娘年约十五岁，身穿淡白色缎绸罗衫。婀娜多姿，柔弱无骨，有若轻柳迎风

肌肤白里透红，找不到一点瑕疵，花容月貌已不足以形容它的美，那神韵有若叁更孤弦月，

高贵、冷漠、优雅，但她浅浅一笑，却如出水芙蓉、空谷幽兰，那麽令人舒畅情怡，她的

美让人没办法用任何语言比喻，因为她已经是世上最美的了，再也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来形

容她。

　　若以小邪的形容词，他会说:「小丁是梅花，高 孤傲。倪小青是芙蓉，清新脱俗。而

这位姑娘是兰花，因为她已是王者之花。」

　　那姑娘轻移莲步走向小邪床前，浅浅含笑不已。

　　小邪已经两眼发直，乱叫道:「美人啊！你是谁生的?乱来嘛！岂有此理，迷死人啦！」

那姑娘脸一红并没有回答小邪问话，她轻轻道:「这位公子你伤势很重怎麽又喝酒了呢?」

　　小邪叫道：「别急，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再说，你叫什麽名字哪，美人啊?」

　　那人羞涩道：「我叫乔小雨。」

　　小邪喃喃念道:「乔小雨……小雨、杨小邪……杨…差不多嘛！」他道:「你的名字和

我一样好听，很好，很好！」他头点个不停，不知是称赞自己的名字很好呢?还是她的名字

好，看来两个都好。

　　乔小雨轻笑着没有说话，她在等小邪的回答。

　　小邪道：「有酒好办事，喝几口不碍事，你将我身体绑得这麽紧，可闷死我了，打开好

不好?」

　　乔小雨道:「你的伤口还没密合，如果松掉纱带，可能会再裂开，我不能这麽做。」

　　小邪急道:「拜托！拜托！我好难过，你就帮我一次忙，等一下我请你吃香肉。」小邪

是真心要请她吃香肉：因为在他心目中，香肉无疑是最好的了。

　　小星星急道:「不行｜小姐你放了他，他可会乱来，你看！」她将酒瓶一推道:「他说

只要喝一口，谁知道他一口气就喝掉半瓶多，我……呵呵……」一想到这趟事她也笑起来。

　　小邪急叫道：「小星星你不能乱说话，喝点酒有的给我，快！」

　　小星星道:「才不呢！我要闷死你，如何?」

　　小邪叹道：「好吧！反正落人你们手中，我可是乌龟翻了身，拿你们没办法了。」

　　小星星奇道：「乌龟翻了身…这是什麽意思?」

　　小邪一有机曾他就想骗酒喝，他道:「你不给我酒喝我就不告诉你。」

　　乔小雨道：「你不能喝酒，再喝伤口会裂开。」

　　小邪长叹短叹唉叫个不停，他叫道：「哎呀我的妈，姑娘你行行好，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我叫杨小邪，我爸爸叫杨大邪，他交代过我有病喝酒一定会好，你们这不是要我死吗?我

求你，酒(久)病是难(良)医啊！」

　　小星星道:「小姐别听他胡扯，他最会骗人了，连这酒他都骗去喝了，还有什麽他做不

出来的事情呢?」她是想多看一点小邪的窘迫像，来娱乐一下。因为小邪实在太好玩了。

　　乔小雨笑了笑道:「公子你再等几天好吗?我一定帮你解开布条，再让你喝酒。」

　　小邪叫道:「不行，我不喝酒会死掉，快快拿给我！」他耍赖了。

　　乔小雨觉得讲不过他，不如点他睡穴让他睡几天，手轻轻触及穴道，小邪并没有应指而

倒。

　　小邪叫了一下道:「乔小雨你干吗?想要叫我睡觉，我才不怕，你点一百次也没有用，

快拿酒给我，否则我要叫个不停。」

　　乔小雨有点吃惊自己竟不能制住他穴道，心想:「这人好奇怪，没有穴道，他来时身上

又插满金针，我足足用了十支金针才封住他体内真气，说不定穴道也要用金针刺才有效。」

想至此她立即拿出金针往小邪睡穴刺，这一连扎了十针，小邪还喃喃说个不停，乔小雨又扎

了五针，小邪才昏迷过去。

　　乔小雨喘了一口气笑道:「小星星你看他好顽皮，吵个不停。」

　　小星星笑道:「他好会骗人，小姐你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乔小雨看了一下小邪笑道:「看他笑得如此开朗，该不会是坏人。」

　　小星星道:「我也觉得不像，不过他有点可恶，害我一不小心就上当了。」

　　乔小雨道:「那是你没有提防他的原因，否则你也不是那麽容易上当的，不是吗?」

　　小星星想:「也对，我还没上过人家的当呢?这次是意外。」她很快的替自己找到理由。

但她没想到要人家上当，就一定要使人家提防不了，要是提防了，那也难再叫人家上当。

　　乔小雨望着小邪不久叹道:「不知是谁把他杀成这个样子，少说也有四、五十处大伤口，

亏他还挺得住，真令人费解。」

　　小星星道:「我本来也以为他活不过来了，谁知道还没叁天他就叫着要喝酒，还想吃香

肉。」

　　「香肉?」乔小雨奇道:「什麽是香肉?」

　　小星星摇头道:「我也不晓得，他讲的话有很多是人家听不懂的，好像刚才那句乌龟翻

了身，小姐这又是什麽意思?」

　　乔小雨想了半晌道：「我也不懂，改天我们买一只来翻翻看，不就知道了吗?」

　　小星星点头道:「只好如此了，小姐你见到这杨小邪会不会想笑?」

　　乔小雨望着小邪熟睡的脸，只见他嘴角轻翘，似笑非笑，看得令人舒服，她道:「有一

点。」

　　小星星也微微一笑道:「我看了他也想笑，却不知道谁这麽狠心将他杀成这个样子，小

姐我们替他报仇好不好?」小星星似乎已将小邪当成朋友了。

　　乔小雨道：「小星星别忘了我们只是出来玩玩，要是给娘知道我们在外面惹事，那我什

下次就别想出来了。不能出来，你不觉得很难过吗?」

　　小星星闻言下次不能出来，倒也觉得不好受，她道：「小姐我... 」

　　乔小雨道:「我们出去吧！等他伤口好一点我们再替他解掉布条，别忘了再弄些酒菜等

他，否则他这一醒，又不知要闹到什麽时候呢！」

　　小星星笑道:「我省得，这好像有点像引浪入室了，呵呵……」

　　乔小雨轻笑道:「出来玩能碰上一些新鲜事，也满令人兴奋的。」

　　说着两人已走出寝室。

　　XXX

　　叁天很快就过去了。

　　这天早上，乔小雨已拔下小邪睡穴上的金针。小邪立即醒过来，见到乔小雨在身边，他

叫道:「小女孩你在玩什麽把戏?连我的秘密你都知道。

　　乔小雨奇道:「什麽秘密?」

　　小邪道:「就是用金针钉住我穴道的秘密……哈哈…：我要杀了你，只要知道这秘密的

人，我就要杀了他，哈哈……知道人家秘密是不会长命的」他已学起、振武所讲的话，想

来吓吓乔小两。

　　乔小雨一惊，叫道:「杨小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请你原谅我好吗?」她很着急，寸

似乎也觉得自己不该知道这个秘密，可见她是多麽善良。

　　小邪见状更是得意大笑而压低嗓子:「老夫的秘密岂是你这小女孩所能知道，还命来吧！」

他抿着嘴倒有点像扮成关公的小孩，说威武不像威武，说是小孩却又 副大人样。

　　乔小雨急得快哭出来，她心急道：「杨小邪我…我…你…我…你原谅我好不好?」她认

为自己是错的，才会如此紧张，深怕杨小邪兴师问罪。

　　小邪偷看她一眼，甚为勉强的道:「也罢，老夫暂且饶你一次，但

　　乔小雨急道:「好我马上给你送来。」她往外跑叫道:「小星星快来呀！杨小邪要杀了

我，快点拿酒来。」她怕一慢下来小邪又会反悔似的。

　　小星星闻言杨小邪要杀小姐，心中甚急，马上抽出短剑往房里冲并叫道:「小姐别怕我

来了。」她将小姐拉到自己身後紧张兮兮，一步步的往小邪走过去。

　　小邪大笑道:「小星星你少来！这里又不是戏台，你要什麽宝?笑死人了。」他见到小

　　小星星如此紧张模样，倒是觉得非常好笑。

　　小星星冷道:「你敢杀我家小姐，你不要活了是不是?」她剑尖已抵住小邪咽喉。

　　小邪叫道:「你这是干什麽?寻我开心?还是要让我欣赏你的宝剑?」

　　小星星道:「我要杀你，谁叫你要杀我家小姐。」

　　小邪笑道:「你有没有搞错?你看我现在能杀她吗?神经病！」

　　小星星一看心想:「也对，不可能吗！」她道:「那小姐怎麽会喊着说你要杀她呢?」

　　小邪摇头道:「我也不清楚，大概时间到了吧！」他所说的时间就是发疯的时间已到。

　　乔小雨可没有听出其中叁昧，她道：「他说我知道他的秘密，他就要杀我，除非……除

非……」

　　小星星问道:「除非怎样呢?」

　　小邪笑道:「除非她嫁给我，否则我就要杀了她，哈哈……」说完已大笑不止，小邪临

时变卦，想看看乔小雨的窘像又是如何。

　　乔小雨脸一红立即叫道:「不对，不是这样的，小星星他刚才说除非我拿酒给他喝，否

则他就要杀我，不是要我嫁……小星星……」她脸红的躲在小星星後面，困窘已极。

　　小邪见状呵呵直笑，果然女孩困窘像也很动人。

　　小星星这才知道原因，她笑道：「小姐你放心，我们饿他叁天，看他还敢不敢作怪。」

　　小邪闻言急叫道:「你敢饿我叁天，我要憋不住时，你们就麻烦了。」

　　小星星道:「你什麽憋不住?难道我还怕了你不成?」她双手插腰，一副大人教训小孩

模样。

　　小邪笑道：「人吃五谷杂粮，有吃就有拉，你硬要我憋，我可不干。」

　　小星星闻言粉腮立即泛红，她急道:「好好好！你别乱来。」她转向乔小雨道:「小姐

你替他解穴吧「太久了，恐怕……」她不好意思说。

　　乔小雨还没想通，她道:「我本来就想替他解穴，谁知道他竟突然说要杀我。」

　　小邪嗤嗤笑道:「我才舍不得杀你呢！我是想看看你哭的样子，果然有一套，还满好看

的。」

　　乔小雨脸又红了起来，她道:「杨小邪你别乱说，我…我替你解穴。」

　　小邪道:「好哇！快点解，否则後果你自己负责。」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他也急着想知

道真气是否能够恢复，故而不想再多说废话。

　　乔小雨伸手替他除掉身上金针道：「杨小邪可以了，你试试看。」

　　小邪没有动，还是一副熟睡样子。

　　乔小两再检查一遍喃喃道:「没有错啊！他怎麽不起来呢?」她很纳闷。

　　小星星也走过去看了小邪几眼问道:「他还没醒，小姐你解开了没有?」

　　乔小雨道:「解了啊！但他怎麽不动了?」

　　小星星道:「小姐你再检查一遍，看看是否有弄错的地方。」

　　乔小而又详细的检查一遍道:「没有错，金缺

　　小星星探采他鼻息，心中大惊，又摸摸他胸口，惊叫道:「小姐不好了，他没有心跳，

死了?」地想哭。

　　乔小雨也探了一下脉搏，眼泪已流下来，喃喃道:「他…他真的死了，我…我害了他，

呜……」她哭了起来，她抱怨自己不小心将小邪弄死了。

　　小星星哽咽道:「杨小邪你怎麽说死就死了呢?你……你乱七八糟，被人杀得如此重都

不死，没想到小姐一针你就……你就…哇……」她也嚎啕大哭。

　　乔小雨叫道:「杨小那是我不该禁你穴道，我鸣……小邪你醒醒啊……」

　　两人可真哭得伤心，都怪自己不小心才会使小邪暴毙，一时只能以哭

　　突地

　　「哇！」一声大吼，小邪整个人直蹬而起，像僵 般浮在空中。

　　「啊！啊！」传来两声惊叫，乔小雨和小星星，被吓得昏倒在地上。

　　小邪翻身一看，没想到效果这麽好，他叫道:「无路用，这样就差不多了。」感到这游

戏并不好玩，只好将乔小雨和小星星抱上床，自己走出房间找酒去了。

　　一出房间他发现有一楼梯，他走上去一看叫道:「哇！原来我还在船上，也好！」他马

上走向舱顶那间小屋。他已在小屋找到了酒菜，想必是小星星准备的吧。

　　这船不大，却布置高雅，船身四周布有不少奇花异草，争妍斗艳。小屋有若小型宫殿，

雕刻架构得美轮美奂，鬼斧神工，窗口挂有翠玉珠 ，配上白色柔纱，随风经晃，给人有种

如临仙境之感，屋内置有古琴小茶几，及碧玉圆凳四张，墙壁四周挂满许多兰花，有的含苞

待放，有的已经展笑魇。摆酒席的桌子一看就知道是放置古琴用，再临时拿来摆酒菜，可见

这主仆两人十分关心小邪。

　　小邪是有酒万事足，他坐下来已大口吃`大口喝，也不忙解下布条。吃得不亦快哉。

　　不久他已发现船下有动静，他想:「这两个小鬼醒了，我再装僵 吓吓他们。」心意已

定，他板起脸孔，模仿僵 一般，双手平身，在船上跳来跳去。但他却没发现自己嘴巴油油

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僵 ，还跳得跟真的一样。

　　小星星先走上船外，小邪不客气的跳过去，就要掐住她脖子。小星星哇了一声，往後退

了一步，但她被吓过一次，这次可没被吓昏。小邪已掐住她脖子，不停的将她晃动着，小星

星一看小邪嘴巴油渍一大片，这才知道小邪没死，伸手打了小邪一个耳光。而小邪以为这是

小星星正常反应，还是抓着她乱跳，每跳一次，小星星就「哇」叫了一声，也打小邪一个耳

光。

　　这时乔小雨已经走上来，小星星立即打暗号要乔小雨放心的看戏，乔小雨会意正欣赏小

邪这怪模样。

　　小邪一连被打了十几个耳光，心中有点觉得不对，猛力掐住小星星脖子，大叫道:「小

星星你到底怕不怕，呀｜｜」他提起小星星晃个不停。

　　小星星脖子被掐得太紧，舌头已伸出来，哇哇吼叫，手脚已乱抓乱甩，倒有点像快被勒

死的小猫一般。

　　乔小雨一急，赶忙跑过去叫道:「杨小邪快把人放下，你会把人弄死的。」她手握拳头

打在小邪背部。

　　「哇呜！好痒啊！」小邪放了小星星闪到一边叫道:「好啦！好啦！一切都切啦！」他

手比刀切东西状。

　　乔小雨奇道:「什麽都切啦?」

　　小邪道：「切，你不懂?面一切就断了，人头一切也断了，断了就结束了，一切都切了，

就是结束的意思，真憨！」

　　小星星摸着脖子叫道:「杨小邪你什麽意思，一下装死，一下装僵 ，你存心吓死我们

不成?」

　　小邪笑道:「吓吓看，这样以後你们才不怕鬼懂吗?我是给你有训练的机会，呵呵……

　　小星星叫道:「我宁可碰到鬼时才来练习，也不要现在练。鬼才没你这麽残忍呢！」

　　小邪嗤嗤笑着道:「你怎麽知道真鬼没有我这麽残忍?对了，最後你怎麽发现我没死?

　　小星星闻言，又看了一下他嘴巴笑道:「你嘴巴油油的，这像什麽僵 ?呵呵……」

「奶奶的！」小邪尴尬一笑，伸手抹抹嘴唇笑道:「油嘴僵 ……也不错啦！哈哈……

叁人笑成一团不亦乐乎。

　　小邪解下布条看看伤口很满意道:「这是第一级伤，要修养一个月才会复原，这还得仰

赖你们的神丹妙药，否则我一个月之内可能好不起来。」

　　乔小雨笑道:「这是你身体怪怪的，．丹药一抹到你肌肤上，你的伤口就开始收缩，不必

缝合，也不必止血，怪得很。」

　　小邪道:「怎麽没有缝?我作战时就用金针穿过去打结，将肉别起来，你没看见吗?」

　　乔小雨闻言馀悸还在，打了一个冷战道：「你刚上船时我看你的伤，简直太可怕了，你

用金针缝别的伤口，也撕碎不少烂成一堆，还是小星星帮忙，慢慢将你的伤口清除乾净，我

们都以为你活不成了，但我後来发现你全身要穴都插满了护命金针，才知道你早就有了防备，

我们也松了一口气，虽然是如此，我还是吓出一身冷汗，我没看过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伤势，

怪吓人的。」

　　小邪哈哈笑道：「逃命是我的看家本领，否则我早就翘辫子，要杀我可得再过一百年。

　　小星星叫道:「别不害牒，你以为你是神仙啊！再活一百年?臭美！」

　　小邪笑道：「是是是，小星星我怕你就是，只要你一根手指头，我马上翘辫子，再变成

厉鬼来找你，如何?」

　　小星星想到刚才的事，脸一红叫道：「我才不要杀你，多可怕。」

　　小邪道：「那你不杀我，我就可以活到一百岁了。不对吗?」

　　小星星知道小邪口齿伶俐，也不再争辩，她问道:「是谁把你杀成这个样子?」

　　小邪恨道:「是杀手，黑巾杀手，奶奶的我被他们围了叁天，只吃一条生狗腿，憋死了」

　　乔小雨问道:「那些杀手为何要杀你?看他们出手，好像仇怨很深似的。」

　　小邪道:「也说不上什麽仇，那些杀手本来是收钱就杀人，但我是知道他们不少秘密，

他们必须杀人灭口，如此而已。」

　　小星星问道:「那麽你回去以後他们还是会再追杀你罗！」

　　小邪神气十足道:「当然，不过他们永远也没机会得手，我是天下第一逃亡大师父，那

一个人能捉得了我?就是能捉住我，不久我还是会逃出来的。」说完还昂头看了两人一眼，

深以逃亡为傲。

　　乔小雨见状轻轻一笑道:「你既然要逃，何不练好武功呢？只要你练好功夫，就不用逃

了。」

　　小邪叹道:「说得也是，我现在是想练好功夫，想当年我住在「莫塔湖」，每天悠哉悠

哉多舒服，没想到我老头把我骗到江湖，论什麽外面世界很好玩，起初我以为也许到了大都

市就可以卡啦呀卡啦一下，嫌个够本就回去，那晓得我一进嘉裕关，就每天在玩官兵捉强盗，

我每次都当强盗，逃到现在还在逃，不想玩人家偏要我玩，想回「莫塔湖」时间又还没到，

气死了，憋！憋！真憋！」忍不住他已跺了一脚，震得舱板嗡嗡作晌。

　　小星星急道:「杨小邪你别乱跺，这舱板可是木头做的，你这麽一跺，跺出一个洞怎麽

办。」

　　小邪立时往倒下看，他笑道:「还好，没有跺坏。以後还有机会，嘻嘻……」

　　小星星叫道:「你跺坏了，我们要到那里去，少神经病，你说你不能回去，我们可是能

够回去，到时候流浪的是你而不是我们呢！」

　　小邪道:「也有道埋，好吧不跺就不跺，省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乔小雨问道:「杨小邪你为什麽不自己回去，还在等什麽?」

　　小邪叹道：「我一开始就中了老头子的鬼计，他一定要等到少林大钟敲二十四晌，才准

我回去，否则回去也没有用。」

　　乔小雨道：「少林要呜钟二十四晌?这可是天下大事，是很难，没有其他法子了吗?」

　　小邪道:「有，就是要发现「黑血神针」才准我回去。」

　　「黑血神针？！」乔小雨和小星星异口同声惊讶的叫出口。

　　小邪奇道:「对呀！你们为何那麽吃亏?难道「黑血神针」有什麽不对劲的地方?」

　　小星星楞了一下道:「杨小邪这个「黑血神针」很重要吗?对你来说。」

　　小邪点头道:「当然重要，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这「黑血神针」，我老头还特别

交代，遇到了「黑血神针」就得快跑，否则小命不保矣！」

　　乔小雨道:「「黑血神针」不可能出现在江湖的。」

　　小邪奇道:「为什麽不可能呢?难道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是老头子故意耍我?」

　　乔小雨轻笑道:「不是没有，而是这「黑血神针」在一位很善良的人手中，他不会将

「黑血神针」拿到武林中来杀害苍生。」

　　小邪奇道:「这麽说你见过那位前辈喽?」

　　乔小雨点头道：「我见过，所以我才会说出来。」

　　小邪想了想道：「你也是武林中人?」

　　乔小雨道：「我不是，我是和小星星出来玩，不久就要回家了。」

　　小邪问道:「你家在那里?」他觉得这两位主仆定非寻常，想多打探一下。

　　小星星插嘴道:「杨小邪你问这些干什麽?你是在调查户口?我们住在那里，你问得这

麽清楚，你有什麽目的?你说！」

　　小邪叫道:「小星星你别吼吼叫，我觉得你们有点奇怪，所以问问看，这没错吧！觉

得奇怪时，本来就是要问清楚嘛！」

　　小星星被他这麽一说，一时也不知道要拿什麽话来回答，愣在那里。

　　乔小雨笑道：「我们住在长白山附近。」

　　小星星急道:「小姐，你……」她很吃惊小姐将住处告诉别人。

　　乔小雨笑道:「小星星没关系，告诉他就是，他很坦白，我们也不必隐讳。」

　　小邪喃喃念道：「长白山…长白山…嗯不错，也只有那种地方，会出产这麽漂亮的姑娘。」

　　他踱来踱去，似乎在想些什麽事。口中念念有词。

　　小星星见状叫道:「杨小邪你少神经兮兮的胡说些什麽…」

　　小邪怔了一下道：「我在想我老头的话。」

　　小星星道：「你老头子说了些什麽话?」

　　小邪道:「我老头也说过这「黑血神针」在一个人的手中，而且那个人一定不会拿出来

使用，这和你家小姐说的挖吻合，所以找在想其中原因。」

　　小星星惊道：「有这种事?」

　　乔小雨急道:「这不可能的，因为…因为……」她住口不言，似乎藏有什麽秘密。

　　小邪道:「一定有可能，而且我老头已经说了，你是想说因为这件事只有你知道是不是

?」

　　乔小雨道:「是啊！这件事的确只有我知道，怎麽你…老头也会知道呢?」

　　小邪道：「我正在想，我觉得你们两个一定有关系。」

　　乔小雨急道:「不会的我从小都在长白山，那有可能认识你家的人呢?」

　　小邪道:「你住在长白山不出来，我老头就不会去找你吗?笨死了，连这点也想不通，

我门不谈这些了！我问你，多住一个月如何?」小邪想反正没地方去，赖在这里也不错。

　　乔小雨红着脸不知怎麽回答。

　　小星星叫道:「不行！」

　　小邪瞪了她一眼道:「为什麽不行?你毛病特别多。」

　　小星星气道:「什麽毛病?一个大男人住在这里也不害躁！」

　　小邪闻言哈哈大笑道:「害躁?嘿嘿，是你们还是我呢?我今天是赖定了，我就是要害

臊怎麽样。」他想来个喧宾夺主，坐在酒席上边斟酒边哼小调，真的以为是主人了。

　　小星星叫道:「你敢?」伸手就要打小邪。」

　　小邪拿起一片肉丢入嘴里咀嚼几下道:「你别打在手里，痛在心里，这多划不来，呵呵…」

　　「你！」小星星气得翘起嘴，一只手掌已搁向小邪，但已被乔小雨拉住。

　　乔小雨道:「小星星算了，多一个人住也没关系，让他就是。」

　　小邪笑道:「这还差不多，你也不想想我的伤有多重?要是在路上被人家宰掉怎麽办?

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他抓起肉片猛往嘴里丢，还怪小星星没留下他是不对的。

　　小星星叫道:「小姐……可是他时常装神弄鬼，我们迟早会被他吓死。」

　　乔小雨笑道:「没关系，偶尔玩玩也不错。」

　　小邪道:「对，我就是要吓死你们，呵呵……」他看了两人一眼，信心十足很是得意。

好像一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似的。

　　小星星其实也甚是喜欢小邪留下来，但她也开不了这个口，何况已对上嘴了，总不能一

下子就答应人家，她叫道:「杨小邪你要留下来就乖一点，否则有你好受的。知道吗?」

　　小邪那有不明白的道理，他笑道:「哼！女人，什麽玩二(意)嘛！ 差差差！」

　　小星星嗔道:「杨小邪你……」又要往前冲。

　　小邪不理她，独自喝酒道:「小星星我们和谈，言归……言归正经话，今天你煮饭，明

天乔小雨，後天我，一人一天，谁也别占谁便宜。」

　　小星星奇道:「你少来，你会煮饭?」

　　小邪白了她一眼道：「不会那我老头怎麽养的?保证吃得好笑口常开。」小邪是有煮过

饭不过好像成绩都不怎麽理想。

　　小星星道:「好！到时候你可不能赖哦?」

　　小邪拍拍胸脯道：「君于一言九只脚。」

　　小星星奇道:「什麽叫做君子一言九只脚?」

　　小邪道:「连这你都不知道，我君子说的话，就如同九只脚，稳得很哪！笨！」

　　小星星笑得嘴巴合不拢，她笑道:「你才笨呢！这叫做君子一言九鼎，什麽九只脚，笑

死人了。」

　　小雨也吓吓笑着。

　　小邪叫道:「什麽九饼，八筒大饼的?饼你的头啦！要吃饼自己不会去买，没知识，差！

差！差！差！」他头摇个不停，倒怪起小星星水准不够，光吃大饼。

　　小星星也边笑边骂道:「你才大饼，大饼，大饼……」她连声叫着。

　　小邪道：「好，我是大饼，你是小饼，大饼吃小饼很不错，小雨就叫麻花饼好了，哈哈

……」

　　乔小雨叫道:「我不要当麻花饼，这麽难看……」说着她也笑起来。

　　叁个人笑成一团，小星星还不时打着小那背部，不甘愿被吃。

　　XXX

　　这一天已经轮到小邪煮饭了。

　　一大早小星星就来叫门，她叫道:「杨小邪快起床，今天轮到你煮饭了！」她猛敲门。

　　小邪爬出棉被揉揉惺松睡眼喃喃道：「今天吃馒头不用煮饭，」说着又趴在床上。

　　小星星又叫道:「杨小邪你耍赖，你明明说好大家轮着来，你怎麽可以……君子一言没

有脚了，快起来，」她更大力的敲门。

　　小邪看是睡不成了，他叫道:「小星星你鬼叫什麽，还这麽早你就吵个不停。」

　　小星星叫道：「小邪你快起来，人家饿坏了。」

　　少邪这才起身打开房门叫道:「你饿，好，等一下我煮的 你可要给我吃掉。」

　　小星星笑道:「杨小邪你放心，我一定捧你的场，快煮，我们饿死了。」她拉着小邪就

往外走，一直拉到厨房门口。

　　小邪叫道:「别拉别拉，一拉就不成了， 你到外面等一小时後再来端菜。」

　　小星星道：「还要等一小时啊？这麽久，」

　　小邪道:「不等你要吧什麽？稀饭？快出去，再不走就吃冷饭好了。」

　　小星星叫道:「好嘛！我走就是，快点煮哦！别饿死我们了。」说完已转身走出厨房。

　　小邪望着一大堆厨具，心想:「来点奇怪的吧！让他们 我的手艺，保证天下无双。

想定，他开始找看看什麽菜！鸡肉、鸭肉、白菜、大蒜、豆腐、韭菜、高丽菜、蛋、辣

椒……橘子、芒果、葡萄……

　　「很好！」小邪满意笑道:「应有尽有，就是缺少一样狗肉真遗憾。」

　　他马上将白米去下锅，暗道：「洗不洗呢？以前都没冼，大概不用洗吧、洗了就没养分，

弄点水煮了就成。」

　　很快的他已生起火，将锅子放入炉灶上，开始煮起来。无聊的他边煮边想：「以前我煮

狗肉都要放酒，这饭如果放酒……我想一定很好吃。」他跳起来叫道:「没狗肉没关系，来

个狗肉饭一样可口，呵呵……」他为这伟大的「发明」而高与直叫着。

　　很快的，他将米饭当成狗肉煮，不但放酒，而且还丢了几个橘子下去。冉放当归`枸杞`

人 ……只要能补的都放下去。不久蒸出来的味道有点像狗肉。

　　小邪一闻香气，得意笑着，神气十足道:「我就不相信煮不过他们，这……「百香饭」

她们吃了一定还想再吃，然後我就可以说要吃可以，每天得给我倒洗脸水…哈哈好棒啊！」

他已开始陶酵了。

　　可惜小邪没有先 一口，否则他的希望都会幻灭了，「百香饭」的确是很香，但这和吃

药又有何差别，煮狗肉也不必用到这麽多檠材。

　　小邪又煎了几个蛋，蛋是煎得马马虎虎，接下来他想还有什麽可以作的，他自言自语道：

「来盘炒水果看看，反正好不好吃，都要试过才知道。」

　　很快的他已将芒果，橘子蕃茄……放在锅 面炒又加油添醋。满像这麽一回事的，谁知

道他愈炒愈起劲，竟然童心大发，绑起围裙和头巾，他现在不是在炒菜，而是在炒大杂烩，

他很认真，一心一意要别出心裁的好好表现一番，只是有点力不从心。

　　炒好了，他 了一点，叹道：「这麽难吃，这…白炒了，管他的，有百香饭和煎蛋就够

了。」丢下铲子，他将百香饭和煎蛋端到舱上小屋叫道：「开饭啦，」神情甚是得意，这是

他十几年来，亲自掌厨的成绩。

　　乔小雨和小星星也闻到香味，高与的叫道:「好棒啊！」说完已冲入室里想解解馋。

　　小邪得意叫道:「别急，别急！排队，一个一个慢慢来，快点排好。」他手挥个不停，

真像个在沙场上的指挥官。

　　乔小雨和小星星也许是闹习惯了，果然排得很好。

　　小邪现正像在教学生一样，他笑道：「你们是不是很想吃我的百香饭呢？」说完已闭上

眼睛仰起耳朵，想听正确的答案。

　　「想！」乔小雨和小星星同声叫着。

　　「香不香呢?」

　　小星星叫道:「香，小邪快点嘛，我饿死了。」

　　小邪道:「那有这麽简单，我一百年才煮这麽一次，岂是随便让你们吃，说！你们要怎

麽报答我？嗯！好香啊！」他故意掀关锅 ，香气四溢，令人垂涎。

　　小星星已经快馋死了，她急叫道：「我替你捶背好不好？」

　　小邪道：「好吧勉强可以了小向 你呢？」

　　乔小雨道:「我唱歌给你听。」

　　小邪叫道:「不要，要唱我自己不会唱？ 你倒水给我洗脸如何？」

　　乔小雨急叫道:「好嘛！快点！」

　　条件都谈妥了，小邪 高兴道：「现在你们坐好，我再替你们添饭，这是免费服务。」

两人很快的坐好，小邪也一一为她们添饭。

　　小星星一看，怎麽有橘子在碗里，她奇道:「小邪怎麽会有橘子？你：…」

　　小邪神秘一笑 镇定的道：「小星星这是我家传数百年的秘密，连皇帝都吃不到，你们

两个真有福气，那橘子是特别赏给 你的，皮也不用剥，等一下你吃吃看就知道，很好吃喔，

　　乔小雨叫道:「可以开勤了吗？好香啊！」

　　小邪看她们两人露出一付馋像，心中甚是得意，他道:「别急，长幼有……有大小，我

先来。你们先流一下口水。马上就轮到你们了。」他很高兴的吃了一口。「哇卡」了他猛往

肚子裹吞，暗叫道:「黑皮奶奶的，这是什麽嘛！苦死了，完了！完了！光是香有个鸟用，

不管吃，这下什麽捶背，什麽洗脸水也没了，好惨啊！」他心虽如此嘀咕着，但也不甘颇只

有自己一人吃，他马上笑道:「好吃啊！你们第一口一定要往肚子裹吞，像我一样，这才能

吃出味道，越大口越好，别急，等冷一点再吃，来我们先吃蛋！」一人吃是不公平，倒不如

叁人吃来得爽快，等冷了再吃，那就更大口了。

　　小星星见小邪一口就吞下丢，而且又吃得津津有味，心中直流口水，但也照着指示，先

吃蛋，她挟起一片煎蛋咬了一口，叫道:「小邪这蛋怎麽煎得这麽老？」

　　小邪笑道：「老蛋配百香饭，这才能显出百香饭的好吃，也是祖传秘方，别客气，呵呵

……」

　　小星星也不懂，反正有百香饭就可以了，也不用再问几日下去，已将老蛋吃掉。

　　乔小雨也吃了一个老蛋，她笑道:「现在可以吃百香饭了吧！」

　　小邪道:「可以，不过我们来比赛看谁第一口吃得多，吞得多如何？」

　　「好哇，」小雨和小星星答道。

　　小邪哧哧笑着道:「那我数到叁，大家大口大口的吃。」

　　小星星和小雨端起百香饭，很注意的听着小邪的声音，想抢赢这一口。

　　小邪也端起饭碗叫道：「开始罗！」一、二、叁、」叁字未说完，小雨和小星星已扒了

一大口吞到肚子里去了。

　　「哇！」两人大惊，都楞在椅子上，呆住了。

　　小邪尴尬一笑道:「如何啊！」啊音未完他已经往外跑，想逃走。

　　但他快小星星更快，身形一跃，已将小邪捉住，拖了回来。

　　小邪心头愕然不已，他没想到小星星身手会如此之高，一个大意，已经被逮个正着。

　　小星星嗔道:「杨小邪你、你乱来，我打你！」啪啪两声，她已打了小邪两个耳光。

　　小邪被打得并不痛，他尴尬笑道：「小星星这不怪我，我本想露一手，谁知道这百香饭

会变样，我不相信，再煮一次准成，嘻嘻。」

　　小星星叫道:「还有下一次，你看这像吃药一样，什麽赏我一个大橘子？自己吃吧！」

她将碗裹热橘子往小邪嘴里塞。

　　小邪哇哇大叫道:「小雨你快救我一命．我不是有意的，误会，这完全是误会。」

　　小雨心肠很软，见小邪这种可怜又可笑的样子，她也轻笑道:「小邪这饭怎麽能吃嘛！

你也真是的，小星星放了他。」

　　小星星心有不甘，她叫道:「小姐我们那有吃过这种东西，杨小邪他太壤了，我要修理

他。」

　　小邪窘笑道:「小星星你别以为这百香饭不好吃，很补哦，」

　　小星星忍不佳笑了起来，她笑骂道:「什麽很补？你分明是乱来。」

　　小雨也哧哧笑道:「小星星 你放了他，其实我们也有错，你看他那样子，会是煮饭的能

手吗？看他连橘子也不剥皮，真是的，呵呵:…」

　　小邪苦笑道：「我是没煮过饭，不过我煮狗肉都是这样，谁知道会变了样，真虽（倒楣

　　小星星叫道：「你拿煮狗肉的方法来煮饭，我，嘻嘻……」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小雨也笑得很关心，她走过去将小星星右手拉开，放了小邪，她笑道:「小邪你什麽时

候才会正经一点？」

　　小邪揉了一下眉头道:「我本来就很正经，只是…」

　　小雨笑道:「算了，你正经就是这个样子，那你不正经的时候，我看天都会被你闹翻了。

你等等，我去作几样小菜来。」说着已往厨房走去。

　　小邪急忙拉住她柔荑，尴尬一笑道:「小雨不必了，那些菜我都卤好了。」

　　小星星看他笑得如此邪，知道一定又有毛病，她叫道:「小邪你说怎麽卤？一定又是乱

来，对不对？」

　　小邪窘笑道:「我用酱油将它们卤成大锅菜，也许还不错哦！」

　　小星星气得直喘大气，她嗔道:「死杨小邪，你实荏可恶透顶了，你这叫我们吃什麽？」

转向小雨她道:「小姐 你看他，这麽顽皮，气死人了。」

　　小雨一听淡然一笑道:「好了小星星，以後别叫他煮就是，我看下次他不知道又会煮

什麽名堂出来，早上我们喝点茶，吃点水果就可以了。」

　　小邪尴尬的看了小雨及小星星一眼，低声窘笑道:「水果也卤了。」

　　小两一惊道:「小邪你…」

　　小星星嗔道：「杨小邪你真是天下第一大混蛋，我…」她要往前冲，想打小邪一个耳光.

　　「停！」邪大吼一声，把小星星给震住了，他叫道:「卤了就卤了，我下去捉几条鱼

就是， 你闹什么？」

　　小星星被震，楞了一下即叫道：「你能捉鱼？好，捉几条上来我看看，否则我饶不了

你。」

　　小雨轻叹道：「小星星算了，别再闹了。」

　　小邪道:「没关系，捉鱼我内行的很，说！要吃什麽鱼？」

　　小星星道:「叁条红鲤鱼，两条鳟鱼。」

　　小邪惊道:「这里有鳟鱼？」

　　小星星道:「有，但很少，怎麽样？闪了舌头吧，」

　　小邪道:「放心，只要有鱼就好了，你们等着，不出十分钟早餮就有了。」他走出小屋，

脱掉上衣，身上还缠了不少纱带，但他一样翻身下水，捉鱼去了。

　　小雨叹口气道:「杨小邪他真令人哭笑不得。」轻轻的她已露出会心的一笑。

　　小星星也笑道:「小姐，世上怎麽会有这种人，看他好像不是故意的，但做出来的事，

真叫人难以想像。」

　　小雨道:「小星星 你收拾一下，再放点米下去煮，等待着小邪回来。」

　　不久。

　　小邪已轻松的将鱼捉回来，小星星将鱼煮清汤，早餐就随便的吃。

　　小邪边吃边道:「小雨、小星星，早餐不好吃，中餐我请你们到镇上吃，保证你们是一

定吃香的喝辣的。好不好？」

　　小星星高兴叫道:「好哇！好久没吃馆子了，小姐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小雨想了想道:「好吧，反正菜也吃光了，趁此进点货，也省得下次再走一趟。」

　　小邪道:「那我们快走吧:我那小兄弟可找我找得好苦哪！」

　　小星星奇道：「 你还有小兄弟？」

　　小邪笑道:「早上煮不成，缺的那一味就是了，狗肉啊！呵呵…」

　　XXX

　　约划了叁小时，小邪已发现前面湖畔有一港口，等船一靠岸，叁人立即走入镇内，镇前

立有一青石碑写道「青阳镇」叁字。

　　小邪笑道:「小雨这是青阳镇，我们先找一家茶楼吃过午餐，再进点货如何？」

　　小雨道:「随便，这些事我不懂。」

　　小星星道:「小邪先吃饭好了，我好想吃凉拌菜。」

　　小邪道:「好吧我们就到茶楼。」

　　叁人一行已往镇内走。

　　青阳镇不大，只有几条街，镇上旅客行人不多，像这麽漂亮的姑娘，更是少见了，众人

皆投以奇怪而欣赏的眼光，小邪则边走边向那些不认识的人打招呼，这是他的习惯。不久他

们已走到一家「上宾茶楼」。

　　小二在门口即笑着迎上来，笑道：「客官您诮里边坐，本店是青阳镇最有名的茶楼，您

要吃什麽，有什麽，保证道地家乡口味。」

　　小邪欺身在小二耳朵轻道：「店小二，有狗肉吗？」

　　小二一呆苦笑道:「小客官这……」

　　小邪笑道：「没关系，那里有？」

　　小二手指着北边道：「前方镇尾转角处有一家，您请里边坐。」

　　叁人随着小二进入茶楼，送上了楼上靠右边窗口坐了下来。

　　小二道:「客官要来点什麽？」

　　小星星道：「凉拌海 ，清蒸排骨，泥封烤鸽，我家小姐要爆炒龙虾，香菇鱼翅，麻婆

豆腐再来一碗雪鱼红苏汤，一盘炒芥菜。」

　　小邪道:「我也要封神榜、狮子头、牛腱堡、辣鸡丁，外加十斤白乾，快点。」

　　小二笑道：「是是是！马上来。」他转身退下。

　　小星星笑道:「小邪你点的都好油，你能吃得下。」

　　小邪道：「喝酒就要油一点，否则就没味道了。」

　　小星星道:「难怪你油嘴滑舌的。」

　　小雨娇笑道:「好啦小星星，吃饭正经点，别再闹了行不行？」

　　小星星道:「小姐，难得逮到一次机会糗他，我可不愿意放弃。」

　　小邪笑道:「好吧油嘴就油嘴，这次我可不想和 你争了。」

　　小星星高与道:「量你也争不过我。」

　　小邪这次是真的不和她争，因为他已发现了一个人，他不时的注意楼下靠柜抬的一名白

衣文土。

　　小两也觉得小邪不太正常，她问道:「小邪那是不是你仇人找上门了？」

　　小邪道:「可能是，不过不是他找我，而是我找他。」，

　　小星星急道:「小邪你的伤还没好，可不能乱来，忍着点下次再说。」

　　小邪笑道:「等饭吃完後，我再看一看到底是不是他，我不会乱来而是正经来。」

　　不久饭菜都送上来，二一人吃得也差不多了。

　　小邪一直注意着那位白衣人，他心想:「这位到底是不是李孟谷？他不是在终南山吗？

他跑来这裹干什麽？我可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小雨问道:「小邪那个人是追杀你的人吗？」

　　小邪摇头道:「不是，不过他曾经骗过我，将我送到海岛差点就回不来。」

　　小星星高兴道:「想不到你也有上当的时候，我好高与。」她是真的高兴，因为这几天

里她无时不想让小邪上当，但每次都是徙劳无功，真以为没人能让小邪上当了，这一听小邪

被人所骗，心中当然高兴。

　　小邪白了她一眼道:「怎麽，没吃猪肉也油嘴了？你怎麽知道我不是故意要上他的当？」

　　小星星立时被泼了一盆冷水，煞住笑声不是味道的叫道：「本来你就是被人骗了，又有

什麽不好意思嘛！」

　　小邪道：「这麽说 你是他女儿喽？」

　　小星星道:「才不是呢！这壤人一定坏死了！」

　　小邪道:「那 你不是他女儿，一定是肚子里的蛔虫，否则你怎麽会知道他骗了我？」

　　小星星嗔道：「明明是你自己说的嘛！」

　　小邪道:「我说 你是我老婆好不好？」

　　小星星脸一红道:「杨小邪你老是挖苦人家！」

　　小邪道:「那你就别乱叫，静静的听着。」他拿起酒杯灌了叁杯酒，又往那人看去。

　　小雨笑道:「小星星别闹了！」她转向小邪道：「小邪他怎麽骗你到海岛呢？」

　　小邪道:「那天在终南山，我去找我老颤的朋友李孟谷，谁知道这家伙竟冒充李孟谷来

骗我，他在酒中下了迷乐，我为了想知道这到底是怎麽回事，就装作中毒昏倒，然後就被送

到小岛上。」

　　小雨道:「结果是怎麽回事？」

　　小邪道：「原来他是「砷武门」派去等我的人。」

　　小雨道:「这麽说来，你也不认识真正的李孟谷了？」

　　小邪嗔道:「说到这个我就有气，我老头明明知道我不认识他，还故意耍神秘，不告诉

我他长得什縻模样，只告诉我他穿一身白衣服，而且终南山只有他一人住，害我着了道，否

则我早就剥了他的皮。」

　　小雨笑道:「你别生气，现在你的伤还没好，你可不能胡来，忍着点，如何？」

　　小邪心想:「这是我的事，别缠上她们身上去，等送她们回船上以後，我再偷溜回来剥

了这小子的皮。」他道：「好吧我下次再找他算帐，你们吃完了吗？吃完我们就回去吧，」

　　小星星道:「别忘了要买点菜，厨房的菜早就被你炒得精光。」

　　小邪灵矶一动道:「好吧我去买，你们先回船上等我。」

　　小星星叫道：「你知道我要吃什麽吗？少乱来，我们一起去。」

　　小邪道:「菜市场这麽脏乱， 你也不怕臭死，这样好了，你开一张菜单，我拿着叫他们

照单全抓就是。」

　　小雨道：「你要去可不能跑太远喔！」她觉得小邪一定有目的，但俊有想到小邪还要回

来找那位李孟谷算帐。

　　小邪笑道:「我要利用买菜的时间去买狗肉，你们去不去呢？」

　　这一来两位红粉佳人可没心情了。

　　小星星叫道:「多恶心吃狗肉？我不去，哪！菜单在这里。」她交出一张宣纸。

　　小邪接过菜单叫道:「恶心，我看你吃了以後叁更半夜都会起来偷偷加夜班杀狗呢，恶

心！」

　　小星星叫道:「我才不像你，神经病，」

　　小邪也不再斗嘴，他怕时间耽误了，他道:「我们一起走吧，出了这茶楼，你们回船上

等我，我马上回来。」

　　叁人出了茶楼，小雨和小星星两人先回到船上，小邪则折回街尾先买了二斤狗肉，再到

菜市场照单全买，并雇了一名老人将菜送到船上，而且交代老人说他马上回去。一切都办妥

了，他才潜回茶楼守住门口，等着李孟谷。

　　不久李孟谷已出去了茶楼往镇西掠去。

　　小邪也不敢落後，随即追踪下去。

　　李孟谷一出小镇已转往西边林区奔去，约行十多里，又折回南边，兜了一下圈子，找到

一间破关帝庙，一走进庙 ，就没再出来。

　　小邪伏在附近草丛中，心想:「也许这里也是「神武门」的巢穴，我且等等看，说不定

可以摸到一点底。」他伏着不动，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关帝庙。

　　时间已过了两个对时。

　　小邪有点等得不耐烦，想扑进去看看。

　　忽然李孟谷已窜出关帝庙门口，往回路走。

　　小邪快马加鞭的赶在他前面准备偷袭。

　　李孟谷不疑有埋伏，信步走向前。

　　小邪见时机已到，闪身而出，右手大姆指以快捷无比的速度，封向李孟谷周身诸穴，他

是势在必得，出手如电。李孟谷但觉有人偷袭，想出手抵抗，然而毕竟小邪出手太快了，他

手还未扬起，已被小邪点中左胁「章门」穴。人也往前摔。

　　小邪见一击得手，立刻将李孟谷扛着往隐密的树林奔去。

　　约过半刻钟，小邪再将李孟谷放在地上，轻轻笑道:「李孟谷大先生，「绝天手」你好吗？」

　　李孟谷怒道:「你是谁？为何偷袭我？」

　　小邪笑道:「李孟谷你可是贵人多忘事啦！连我杨小邪你也忘了。」

　　李孟谷叫道：「我不认诚你，快放开我，否则武林同道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小邪抽出匕首笑道:「李孟谷识相点别婆婆妈妈，你不知道我是谁吗？真的不知道吗？

」

　　匕首已轻轻在他脸上划着。他继续道:「我这只匕首可是新打造的，利得很，一不小心就

会刺穿你的胸膛，这对你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哦！」

　　李孟谷像是不怕威胁，他叫道：「我「绝天手」从来没有作过对不起武林同道的事情，

你为何要苦苦加害於我？你害了我，天下武林同道不会放过你的。」

　　小邪轻轻道:「是吗？」手一划，匕首一吞一吐，已割下李孟谷胸前一块二两馀的肉片

　　「哇」李孟谷掺叫一声，额头已疼出汗来，身躯不停的抽搐着。

　　小邪笑道:「李大侠你还认不认识我呢？」

　　李孟谷脸色泛白，抖着身躯哀求道:「杨少侠你放我一条生路，我一定改过自新，我只

不过是听命於人。」

　　小邪笑道:「这就是喽！你早说不就没事了吗？自作孽不可活。」

　　李孟谷栗道:「杨少侠请您放了我吧，请您可怜，可怜我吧！」

　　小邪笑道:「这种话我听多了，每次坏人在作坏事而被逮的时候，都会说出这种话，然

而这已经太慢了，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李孟谷已哭了起来，他只希望能保命，其他的都可以不管了。

　　小邪问道:「我问你，你为什 故意冒充李孟谷呢？最好你是从实招来，否则後果自己

负责。」

　　李孟谷现荏那敢再装傻，他栗道：「是人家要我这麽做的。」

　　「谁？」

　　「「神武门」门主渡永天。」

　　「他为什麽要你这麽作？」

　　「他说要逮住所有去找李孟谷的人。」

　　小邪注视他良久才道:「你和真的李孟谷是否长得很像？」

　　李孟谷道:「其实真的李孟谷我也没见过，我在终南山先後骗了四个人，我想我一定很

像李孟谷，否则他们是不会上当的。」

　　小邪问道:「你有没有易容？」

　　李孟谷点头道:「有，有人帮我易容过。」

　　小邪将他头发拉起来，仔细视察良久，才发现他脸上有很多地方有留下被利刀割过的小

小痕迹，但不用心看绝对看不出来，他暗道一声:「好高超的技术，简直是鬼斧神工。」他有

点怕，因为能将人易容为如此，这已是无法想像，如果那个人突然造一个自己的朋友或友人

来谋杀自己，这可比其他方法方便得多。

　　想了许久，小邪才道：「你本来是什麽人？」

　　李孟谷道:「我本来是「神武门」太乙分坛的一位副统领。」

　　小邪想了想又道:「你易容的时间有多久了，又是谁替你易了容？」

　　李孟谷道:「已经四、五年了，当时我昏迷着并不知道谁替我易容。」

　　小邪道:「你一直都在终南山吗？」

　　「是的。」

　　小邪侧头想了一会儿喃喃道：「这麽说「神武门」不是为了我在长安和开封这两回事，

才派人在终南山等我，而是早就有预谋，他们是在等任何一个去找李孟谷的人，渡永天的计

谋好阴险。」他问道:「你跑来这里想干什麽？」

　　李孟谷道:「前几天接到通知，要我到这里来与帮主会合。」

　　「会合帮主……」小邪道:「这麽说你们帮主在这里附近了。」

　　「是的。」

　　小邪沉思半晌道:「你们帮主大老远跑到这里来，一定有大事，你说说看。」

　　李孟谷道:「我不大清楚，但听弟兄说好像是要捉一个人，又好像是要攻打「飞龙堡」

　　小邪点头感到这答案很满意，他道:「你是怎縻和帮主联络。」

　　李孟谷道:「没有联络方式，我是到分坛等帮主。」

　　小邪问道:「分坛在那里，」

　　李孟谷道:「就是那间关帝庙。」

　　小邪叫道:「你骗谁？那间关帝庙破破烂烂连个鬼也没有，那会是你们分坛，我要你老

实说，否则你就去当关公的仆人好了。」

　　李孟谷急道:「杨少侠我没说谎，真的就是那里，你有所不知那关帝庙有地道通往背後

陈家大院就是「太乙」分坛所在地。」

　　小邪笑道:「早说不就行了吗？寻我开心;秘道怎麽开启？」

　　李孟谷道:「关帝庙神像後面有一个小香炉，香炉下有个按钮，只要往按钮一按秘道就

会出现。」

　　小邪问道:「秘道有无机关？」

　　李孟谷道:「没有，但很黑要拿火把。」

　　小邪道:「也没什麽问题好问了，这小子也不知害了多少人，留在人间遗害众生，不如

早点叫他投胎，」一伸手点了李孟谷死穴。

　　李孟谷运气都未喘一下，很舒服就死去了。

　　小邪将李孟谷埋了，而心中有许多疑问解不开，想找渡永天问问看，他决定到陈家大院

探探，希望得到较好之收获。

　　不多时他已很快潜回关帝庙，照李孟谷所说的方法开启秘道暗门，轻步往秘道行去。

秘道虽黑暗，但小邪具有夜视能力也不碍事，他慢慢的往里面摸，约走了十馀分钟才到

尽头。

　　他想:「这地道可真长，这样一来谁也无法知道「神武门」太乙分坛，依李孟谷所言，

渡永天还没来到此地，我何不躲进去听听他们的秘密，也许有所收获也说不定。」想好，

他已爬出地道，发现是荏後院假山，位置非常隐密。

　　顺着房屋他已摸到後院大厅，看看四周，他已选好藏身地方，身形一跃一缩，已躲入屋

顶长梁隐密处。

　　天渐渐黑了下来。

　　小邪等了叁小时未见人影，无聊之极，已拿出香肉细嚼起来，他想：「该不会换了地方

还是在前厅呢？……不可能吧｜看李孟谷这縻急，一吃完饭就往外边走，这表示渡永天找

他找得很急，既然找得 急该会很快来才对。……如果在大厅也不合理，因为他们有个 密

要谈一定会在後院，就像韦亦玄一样带到後山去，在前院讨论要是突然有访客，那不就白谈

了吗？」

　　果然小邪料得不错。

　　门外已走进来一位年约五旬灰衣壮汉，他满身插满飞刀，留有短胡，眉眼之间透出一股

刚劲之气，七尺馀，头挽单髻有些斑白，相貌不扬。他走近大厅，後面也跟进十名黑衣大汉，

个个手持长刀。

　　灰衣老者叫道：「向四周警戒，有人闯进来格杀勿论。」

　　「是！」十名黑衣大汉立即将大厅围住。

　　灰衣老人道：「再不久门主即将来临，各位若出一点差错，一律处死，」

　　「是｜坛主。」十名大汉齐道。

　　坛主道:「我出去接门主，你们好好看守。」说完转身已快步走出大厅。

　　十名黑衣人见坛主一走，立即将四周窗户关起来，以防上外面能透视里面。

　　小邪心中在笑了，因为他并没有料错，狗肉也没有白吃。

　　又过了一个对时，外面已传出那位坛主的声音，他道:「门主请裹边坐，属下已布置妥

善，任何人都无法进入这 你围十丈以内。」

　　门主笑道:「好，很好，高坛主你很好。」声音低沉有力。说完他已走入大理屋中那张

太师椅坐了下来。

　　他旁边跟了一个年轻人，及二位六旬老人。

　　门主年约六旬，但无半丝白发，满面红光，高七尺馀，粗眉大嘴，腮胡甚长，着黑色劲

装，有如叁国时代之张飞，勇猛威武。

　　他左边坐的是护法白穆，年五旬，八尺馀， 高，头挽发髻，眼睛小而尖锐是一副斗鸡

眼，看起来十分刻薄狡诈，着蓝色劲装，腰缠铁 ，这正是他成名江湖之兵器「流星飞锤」

　　右边坐着那位是总管宋理冬，不高约五尺左右，是个大光头，小耳如鼠，塌鼻子，左颇

有一刀疤叁寸长，非常恐怖，他只着一短蓝衫，露出结实之肌肉，背插两支板斧，十足一身

横练功夫。

　　而另一位是渡永天之独生子，「神武门」之少门主渡飞，二十上下，七尺馀，面目姣好，

身着紫色锦袍，手持白香扇，油头粉面和青继山及洛可宁同出一辙，纨挎弟子，尤其是那

对眼睛转个不停，一看即知工於心计，是奸诈之徒。不用说小邪对这种手持风流扇的最是看

不惯。

　　小邪一看到渡飞心中就不舒服，他正在想要如何将渡飞理个大光头，如何替他整容，使

他能「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渡永天一坐下来立即道:「高坛主你将这几天所得到的消息说一遍。」

　　高风道:「禀坛主，属下已经布下眼线，只要一有消息立即回报，到目前为上尚未有明

确的踪迹。」

　　渡永天道:「这 前几天被他逃掉了，对本门有莫大的影响，所以本人亲自来捉拿这小

子，李孟谷到了没有？」他觉得人未到有点不高与。

　　高风道:「回门主，李孟谷中午有来过，但他说有点事要办马上回来，可是到现在还未

回来。」

　　渡永天听到李孟谷已经来过脸色也宽慰不少，因为属下并没有要他等，而是来了再办别

的事，这样，这门主的尊严就保持了，他也不再追究，他问道:「自杨小邪跳入湖中以後，

你有无得到任何消息？」

　　小邪闻言暗道:「黑皮奶奶！原来是在捉我，我好大的福气啊！」他心中甚是得意，门

主亲自出马捉人，这是非常风光的，但他又想到一个问题，他想:「渡永天怎麽知道我跳水

了呢？难道是黑市使者说的？」

　　高风道:「回门主，黑市杀手将这个消传到本门以後，本门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小邪的

踪迹，黑巾杀手那边也没有消息。」

　　小邪这才明白，原来黑巾使者想利用「神武门」庞大人马来找寻自己，才将消息透露出

来。

　　渡永天嗔道:「这黑巾杀手收了我们五十万两银子，却他妈的杀不死这小子，可恨！」

他重重的打了一下太师掎的扶手。

　　渡飞道:「爹您放心，这小子再厉害也逃不出孩儿的手掌心的，您别生气，不出几天孩

儿一定将他擒来。」他一副骄傲神情，倒像真的能办到似的。

　　渡永天道:「希望如此。高坛主「飞龙堡」的事情如何了？」

　　高风道:「自从他们堡主失踪以後，「飞龙堡」已收敛多了，此地也未再有发现械斗。

　　渡永天大笑道:「我们准备将这地盘拿下，你这里兵力如何？」

　　高风道:「回门主，「太乙」分坛有五六百馀名弟兄派出去找杨小邪，还剩下几十名弟

兄而已。」

　　渡永天道:「那「飞龙堡」黄旗一共有多少人？」

　　高风道:「他们在这里有七百馀名，我们差他们快要一倍。」

　　渡永天道:「他们高手有几位？」

　　高风道:「除了黄旗坛主夏首开以外，似乎没有发现其他能手。」

　　渡永天又哈哈大笑道：「好？我们趁此偷袭是最好不过了。」

　　渡飞道:「爹，我们不先捉那杨小邪吗？」他有点失望。

　　渡永天道:「两样同时进行。」

　　护法白穆道：「禀门主，属下以为这事不能分两头进行。」

　　渡永天道：「为什麽？」

　　护法道:「属下以为如果拿下「飞龙堡」黄旗地盘以後，他们一定不甘心必会再聚众反

攻，而我们在兵力不足之下，必不能守得很久，终究会两败俱伤，倒不如从他们内部制造纷

争，然後再乘机下手。」

　　渡永天道:「你说的也是有道理，但乘现在他们堡主被我们捉拿之隙，攻下「飞龙堡」

不是轻而易举吗？」

　　护法道:「攻时容易，守时难。还请门主叁思。」

波飞笑道:「那我们只攻不守，攻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然後撤走，这样不是什麽都解决

了。」

　　渡永天点头道：「飞儿想得不错，就这麽决定，白护法，宋总管，你们两位有更好的意

见吗？」

　　护法道:「只攻不守倒是一个良策，既然要攻就贵在神速，最好再找黑巾杀手一起加入

，让他们以为是黑巾杀手干的，也省去我们不少麻烦。」

　　渡永天道:「这方法我也想过，但这几天为了捉韦亦玄和杨小邪，本门的银子差不多都

快用光了，也只好自己动手。」

　　总管道：「飞龙堡」会不会利用此时收买黑巾杀手来对付我们？」

　　渡永天楞了一下道:「不错有此可能，他妈的这些杀手个个武功高强，而且又认钱不认

人，要是被「飞龙堡」先买了．那我们可危机重重。」

　　总管道:「属下认为不如故意先收买他们，而钱以後再付，反正杨小那那笔生意他们也

没作成，我们也正好套在他们头上。」

　　渡永天道:「好吧，这样做最少可以防上他们倒向「飞龙堡」。」

　　波飞道：「爹，捉杨小邪的事要什麽时候再办呢？」

　　渡永天笑道:「等李孟谷来了以後，就叫他到处逛、到处玩，只要杨小邪发现他，一定

会出手抓他，那时我们再来一个螳螂捕蝉将他杀了，但李孟谷到现在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事

了？」

　　高风道:「禀门主，可能不会，否则一定会有风声传来，因为这周围百里属下已布下暗

哨。」

　　渡永天道:「那我们先办第一件事，高坛主你明天将所有的人调回这裹，明天晚上叫他

们化妆成黑巾杀手，叁更准时攻打「飞龙堡」黄旗分坛。」

　　高风道:「属下遵命。」

　　渡永天道:「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我们走。」说着就要往屋外行去。

　　高风急道:「门主您不住在这里吗？」

　　渡永天道：「我还有事要办不住在这里，明天傍晚我再回来。」说完已走出去。

　　渡飞、护法、总管也跟着走出去。

　　高风一揖道:「恭送门主，少门主、护法、总管。」直到他们消失，他才带着十名黑衣

大汉走出大听。

　　小邪见所有的人都走了，才翻身跳下屋梁，小心翼翼的摸回秘道。很快的走出关帝庙，

他希望能赶上渡永天他们。但脚慢了一步，渡永天已消失在夜色中。

　　他将头上那束头发解下来，又涂黑自己的脸，弄脏衣服，装成要饭小叫化，趁着黑夜往

青阳镇走去。

　　不多时他已到镇内，找了一处避风小屋檐，坐了下来等待看有无可疑之人。

　　他想:「渡永天想攻打「飞龙堡」，依我看来现在他们群龙无苜，一定不是渡永天的对

手，我和「飞龙堡」的恩怨只有韦亦玄一人，不涉及其他手下，况且「飞龙堡」一直都是在

做正派的事倩，比起「神武门」要好得多了，这样算来算去还是「飞龙堡」好。」

　　想了想小邪突然叫道:「不行，我不能让「飞龙堡」被「神武门」欺负，我得想个法子

　　小邪已站起来荏屋檐下踱来踱去，他想：

「像上次一样引黑巾杀手去攻打他们……这可能行不通，因为他们已吃了一次亏，这次可能不

会上当。………放火烧了他们？………但我一个人恐怕力不从心，这该如何是好？……金、木、

水、火、土……天…地……」他已像上次坑了武痴一样的想着。

　　约过盏茶功夫，他突然笑道:「这次用毒吧！下点毒让他们拉上叁天然後再用火攻。呵

呵……」他笑了，因为他觉得这方法不错。

　　想好对策，他又坐下来慢慢等，但等了许久并没有发现渡永天这些人，他喃喃道:「渡

永天可能去找黑市杀手谈生意，想骗那些呆子，今天恐怕不会回来，那我得赶快行动。」

　　说完他已到药局买了一大包泻药，潜回陈家大院之厨房，将泻药倒入水中搅拌均匀，再

用舌头舔舔看，觉得没有味道，这才溜回镇上。

　　他想:「明天他们都拉肚子，一定不能作战，但用火攻，我一个人还是来不及烧死他们

……这鬼计还是不能成功………」

　　小邪信步走在街道上，想着一切可利用的方法，不久他已想到秘道，突然眼睛一亮道：

「如果能利用秘道那就好了，那时就像烧死蛇一样的将他们烧死！」

　　他想到要利用坑道，故而必须策划如何烧才算恰当。终於他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他

喃喃道:「我先将关帝庙的出口倒煤油，然後算好时间再请「飞龙堡」的人来一趟，那麽「

神武门」的人见到突然有「飞龙堡」的人来到，一定会叫部下躲入坑道，以防上秘密 露，

我看全部的人都进去了，再从另一头点上炸药，将洞口炸塌，那时洞里的人一定会往地道出

口奔，然後那边已开始燃烧起来，这正来个烤人乾。……但我怎麽脱身呢？……管他的做了

再说，反正他们也杀不死我。」想好他已乘夜赶到徐州，传递消息。

　　xxx

　　到徐州天已亮了，他吃完早点就请人写了一封拜帖，信封上是写着「飞龙堡」黄旗坛主

启，左下角写着「神武门」拜。信笺写有：坛主阁下，本门与贵堡时有冲突，愿阁下於今晚

酉时驾临青阳镇陈家大宅，共尚协议，为荷！署名则写高风敬上。

　　小邪反正也看不懂，他又传交给别人，要他交到黄旗增主夏首开手里，这事情办妥他又

折回青阳镇。

　　等到天黑他已回到青阳镇，他买了几捆炸乐，和数桶煤油，几扎香，已分别搬往关帝庙

　　一到关帝庙，他先将秘道开启，抱进叁大桶煤油分别摆在秘道里面，每桶差不多五十丈

左右。然後走到出口，撕下衣服，沾上煤油丢在地上，又将一束炸药撕开，倒出火药在布条

上，慢慢往外延伸，直到火药倒尽为止。他点上叁枝香，将香的最末端架在火乐上面，再放

点木板，不使香枝贴在地面而熄掉。这叁枝香是平行而放，算算时间等於是烧一柱香时间，

其目的是在防止一枝香太冒险，如果熄掉，这出戏倒是免唱吧了，所以小邪弄了叁枝比较稳。

　　都布置好，小邪再检查一遍，口中念着：「香在半小时之後会引燃火药，火药再延伸到

布团，布团下面就是煤油，这样一直烧进去，嗯，很理想……但突然有人来呢？」他想到此

立即拿出一片木板，用大悲指力在上面刻上「坛主令：今晚秘道不准使用」。还好这些字

他还记得长得何种模样，尤其那个「不」字，刻得最大，想必人人都看得懂，只要看得懂就

行了。刻完他立即将木片钉在门上，再将大门用东西堵着，他这才拿起炸 和煤油往秘道走

　　从入口开始，他就将煤油倒在地上，约过了叁分之二路程，他才将煤油倒完，又将其中

一捆炸 放在煤油尽头，这才匆匆潜往陈家大院，躲入靠在假山的一丛小灌木里。等待时机

来到。

　　果然小邪所下的沩 见效了，不时传来有人叫肚子痛的声音。

　　蓦地有人大吼道:「高坛主这是怎麽回事？」

　　小邪闻言知道这是门主渡永天的声音，也更加小心的伏在地上，摒住气息。

　　一个沙哑无力的声音道:「禀门主有人下泻 在饮水中，本门弟子吃了都拉个不停，门

主今天恐怕无法出击了。」

　　渡永天怒道:「高风你做事怎麽如此马虎？你不怕丢了脑袋吗？」

　　波飞立即道:「爹你别怪高坛主，这一定有内奸，还是先找出内奸才是。」

　　渡永天道:「怎麽找，现在怎麽找？我和黑巾杀手都约好今晚突击「飞龙堡」这样一来

已经什麽都完了。」他又是愤怒、又是叹息，已是六神无主。

　　护法道:「门主，既然现在事情已发生，在内奸还没找出来以前，我们不宜行动，属下

马上通知黑巾杀手。今夜之计划取消。」

　　渡永天点头道:「你快去吧！」

　　「是！」护法一纵，已翻出墙外去通知黑巾杀手了。

　　倏地

　　有护卫急促奔来拱手急道:「禀门主「飞龙堡」黄旗坛主已到这里来了。」

　　众人这一惊非同小可。

　　渡永天更是骇然他忙道：「高风快叫弟兄躲起来，我在後厅，能撑就撑，不能撑以啸声

通知我。」他拉着渡飞已奔同後院大厅，总管也跟着走进去。

　　高风马上叫道:「各位弟兄快躲入秘道，没有命令不准出来。」说完他也抱着肚子走向

前。

　　四、五百名黑衣人已哎唷哎唷叫着的往地道走去。

　　小邪他笑得很邪，因为他计划得一步不差，这些人果然都已走入地道。

　　小邪喃喃念着：「叁分钟、减一点、再减一点……」他一直按着手指头数时间，想必他

时常数，所以数得很准。因为他知道有时候时间就是生命，就像将军打仗一样，必须算准时

间，否则会一败涂地，他正在数着火 引燃的时间还差多少。

　　「时间到」小邪暗叫一声，留下一点炸 ，准备丢向後院炸渡永天，分装完毕，他轻轻

一笑道:「开始炸吧！」说完马上点燃炸 ，大困的丢向秘道口，小困的丢向後院。

　　炸 一落地，立即「轰」」一声巨晌，把小邪震得头昏脑胀，不过他还是很高兴。而後

院大厅已被炸得门窗纷飞瓦坠墙塌，差点整栋房子都塌下来。

　　不久又传来一爆炸声，不大但很沉厚，震得地面抖动不已，小邪知道这是丢在秘道那困

炸 也爆炸了，这也表示煤油已在燃烧，他满意的一笑。

　　而这时後厅已出来二名衣衫被炸得乱七八糟，百孔千疮，肌肤还有点焦黑，他们就是渡

永天、波飞及总管，他们又是愤怒，又是惊讶的愣在那里。

　　前厅高风一听是爆炸声，他知道今天中了大计，全军覆没，他已向夏首开表示愿意退守

，不再争地盘。

　　而夏首开也是不愿意再出事，现在「神武门」已让步，自己目的已达成，虽然对爆炸声

甚是怀疑，也不便启口询问，立即告辞，不淌这趟混水。

　　夏首开一走，高风也脸色铁青的往後院跑，他甚担心门主出事，但门主已出事了。

　　杨小邪已哈哈大笑的站起来，竟然忘记身在险境，其实他也知道躲不掉他们搜查，何不

落个大方一点，他指着渡永天已大笑道：「渡永天你命可真大，连这炸 都没办法把你炸死

，佩服、佩服！」他手拜个不停。

　　渡永天一看是一名乞丐，他大吼道:「小乞丐你是何人，竟敢惹「神武门」你不想活了

你！」

　　小邪笑道:「我想不想活我自己知道，你管不着，有本事来呀！保证你比吃炸 更过瘾

。」

　　渡飞也十分愤怒，正想找人出气，他道：「爹，让飞儿拿下他。」不等渡永天回答，身

形已掠起，手掌一扬，使出看家本领「腾龙无极掌」往小邪全身要害罩去。

　　小邪见渡飞手掌泛出淡紫色，知道他练功时已加了 ，虽然自己不怕毒药，但内伤外

伤都还没好，根本硬接不得，心意一定抽出匕首，一探、一跃，如神龙般的点向渡飞攻来之

手掌。

　　渡飞见这小叫化长得不怎麽样，但招式非常奇特，不论自己如何变招，都躲不掉对方匕

首，心知一时要拿下他可不太容易，不如累个他半死，一想至此，他招式立与以轻灵代替刚

才的猛劲，但还是节节逼人，他自恃掌力含有剧毒，只要轻轻碰上小邪，那小邪必死无疑。

　　这一缠斗，千馀招一周，小邪只觉得血气不稳，伤口隐隐作痛，再拖下去可能会吃大亏

，大吼一声，匕首舞出七朵银花，封住渡飞攻势，身形一转，头下脚立，左手运出大悲掌，

挟以千钧力道，击向渡飞胸口。

　　渡飞见杨小邪突然使出真力硬拼，其势之快，实是少见，想避已嫌过慢，不得已双手一

挥，运足十成功力，手掌立时变成紫黑色，并透出一股腥臭味，迎向小邪之左手。「砰」一

声，小邪左臂疡口已裂开，疼痛非常，身躯也有点不支，摇晃不已，蹬蹬蹬，连返叁步，口

角也渗出血丝、，左臂衣袖已红湿一片，他咬紧牙关，不再说话。

　　渡飞被小邪一掌震得两手发麻，连退数步摔在地上气喘不已，但因小邪受伤而功力不足

不能震伤他，波飞很快就爬起来奸笑道:「小叫化你中了我的毒掌，只有叁天寿命，嘿嘿…

…识相点乖乖束手就擒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小邪露出习惯的笑容，他知道自己一用力，伤口就会裂开，所以他必须找机会脱逃，纵

使这微会非常渺小，他也不会放弃。深深吸口气，他笑道:「小鸡种你这小儿科的毒掌伤不

了我，你可知道我是你祖宗吗？呵呵…」

　　波飞当然不信小邪的话，他对自己毒掌很有把握，他笑道:「小叫化快说出是谁主使你

来这里胡闹，我就解开你身上之毒如何？」他以为小邪是二岁小孩很好骗。

　　小邪冷笑道:「你这小鸡种连我这个毒祖宗你也不认得。」他故意慢慢的往地上倒，等

待渡飞走过来。

　　渡飞见状大笑不已，他真以为小邪中了毒掌，狞笑的走过去，五尺……四尺……二尺…

眼看就要到小邪前面了，他还是笑个不停。

　　小邪见渡飞已上当，腰身猛一用力，身形暴射而起，匕首也以快如电闪之速度刺向渡飞

小腹。

　　只听渡飞哇了一声，双手捧着肚子往後摔，不停打滚哀叫着，他小腹已挨了一刀，可惜

那力道不足，没法将其刺死於地。

　　渡永天、总管和高风都被这突发事情吓住了。渡永天见爱子被刺倒地，大吼一声「飞儿

」人已窜到渡飞身前为他检查伤势并吼道:「快叫大夫来！快！」他伤心之极，有点失态。

　　高风立即应声「是」已转到後院厢房叫大夫。

　　而总管宋理冬见杨小邪伤到小门主，大喝一声立即抽出板斧，使出绝技，想一斧将小邪

劈成两半，他手掌百斤板斧，舞得虎虎生威，四你劲风不上，一点都无沉重的感觉，可见功

力火候十分到家。

　　小邪本想借势逃走，但宋理冬来势太快，又被逼回来，他看宋理冬天生蛮力，两把大斧

头简直就像耍羽毛一样，已知他功力了得，不能硬接，立时往前一滚，一蹬一射，又射向另

一边围墙，想窜出高墙，他虽受伤，但动作相当敏捷迅速。

　　那知他身形将落向墙外之时，左脚已被一条铁 缠住，铁 往後一拉，他人也跟着往後

捧「砰」一声，摔得他左臂疼痛不已，伤口又裂了不少，定神一看，原来是护法白穆已经回

来。

　　小邪苦笑一声暗道:「黑皮奶奶的瘪十，今天运气不怎麽好。」他知道那条长铁 很可

能使他无法脱身，他大吼道:「你们通通给我站着，叫渡永天来，我老人家要审问他.」

　　众人闻言心想:「这小子跑也跑不掉，要找门主干嘛？」一时也停在原地没有继续出手

　　渡永天检查儿子伤势，见他没有生命危险，．也放心不少，这一听小邪乱叫，立即想手刃

小邪，他叫道;「你们撰开，我要亲手杀了他，为飞儿报仇。」他已慢慢走向小邪，嘴角不

时冷笑着。

　　小邪无力的道:「渡永天你他妈的搞什麽鬼，我问你，你将一些人关在神仙岛作什麽？」

　　渡永天闻言大惊，他想:「这小乞丐怎麽知道我的秘密？」他突然笑道:「小乞丐你是

谁？你怎麽知道这件事？」

　　杨小邪笑了笑道:「我是你祖宗，性杨名小邪，你不是找我找了很久吗？」

　　众人大惊道:「杨小邪？！」

　　小邪笑道:「不错，我是名符其实的杨小邪，如何？吓着了吧！」嘴巴叫看，心中却嘀

咕如何逃走。

　　渡永天见是杨小邪，霎时怒气冲天，他咬牙切齿怒道:「杨小邪我要抽你的筋，剥你的

皮，喝你的血，把你碎 万段，我……」

　　小邪戳口道:「渡永天别这麽急，一急是办不了事的，我问你的话，你还没回答，你怕

我跑了不成？」

　　渡永天狞笑道:「笑话，谁能从我手中逃走，好，老夫告诉你，我要称霸武林，我要将

他们困死在那里，哈哈……」他笑得很刺耳。

　　小邪道:「你要称霸武林就去称霸，我懒得理你，都位李孟谷又是怎麽回事？」

渡永天惊道:「李孟谷？你杀了他，」

小邪道:「不错，我要知道是谁替他易容换脸皮。」

　　渡永天冷笑道:「我何必告诉你，你又凭什麽想知道这些。」

　　小邪知道这就足一切秘密的关键，他问 ：「你把韦亦玄困在神仙乌有多久了？」

　　渡永天道：「不久，才几个月而已。」

　　小邪笑道:「那你知不知道那个韦亦玄是假的？」

　　「假的？！」渡永天惊愕不已他叫道:「杨小邪你在胡说些什麽？他怎麽会是假的？」

　　小邪道:「我亲眼看到他杀了真的韦亦玄，然後自己接管「飞龙堡」，但要不是韦亦玄

的孪生兄弟，就是易过容的，就像你替李孟谷易容一样！」

　　渡永天大笑道:「杨小邪，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替李孟谷易容的人，

我已亲手杀了他，这件事已有四`五年了，怎麽会冒出另外一位易容的人呢？杨小邪你少花

言巧语，谁不知道你诡计多端。」说完向部下巡视一番，意思叫他们别相信小邪所说的话。

　　小邪本也没有多大把握，他只能将现在这位韦亦玄暂时叫做假的，是真是假，恐怕很难

查得清楚，现在也不用查了，因为韦亦玄也被困王神仙岛。

　　想了想小邪又问道:「渡永天我再问你，罗英海那个海岛上，关的那些黑巾杀手人质，

你又如何解释？看来你就是黑巾使者了。」小邪虽然知道江振武就是黑巾使者，但渡永天也

许也沾上一点杀手的关系，是而故意如此说。想明白其中原因。

　　渡永天叫道：「你胡说，老夫堂堂正正的门主不当，去做什麽黑巾杀手？我告诉你，这

些人质都是中原叁秀之一的「美髯秀土」江振武交给我的，他那会是黑巾使者？那些人都是

十恶不赦之徒，杀掉都可以，只是江振武觉得上天有好生之德，才将他们关荏那裹，谁知道

却被你放了，你是罪该万死，」

　　小邪这才明白原来是这麽回事，连渡永天也被蒙在鼓里，难怪黑巾杀手有时候比较喜欢

「神武门」。

　　小邪骂道:「渡永天你这很心狗肺的东西，为了想独霸武林，不惜杀害武林同道，你会

遭到报应，而且报应 快就会来到。」

　　渡永天狂笑不已，他一步一步的往小邪逼近，手掌已慢慢扬起准备一掌将小邪擎得粉身

碎骨，都模样比厉鬼更恐怖。

　　小邪知道他已起杀机，他不敢怠慢，抖抖肩头深深吸一口气，匕首指向迎面而来的渡永

天，他希望这一群能将渡永天击倒。他很沉、很静，就像一只狮子等待猎物来到一样，目不

转睛的注视着渡永天。

　　一步步的脚步声带着重重杀机，已渐渐逼向小邪，这气氛好静，静得能使人窒息。

　　蓦地--

　　渡永天大吼一声，双掌尽出「腾龙无极掌」使得淋漓尽致，泼水不进，层层掌影已将他

整个人淹没其中，这一团掌影，挟以狂风劲雨之势闪电般的扑向小邪，快得令人无法分清这

是怎麽回事。

　　小邪知道这掌力之利害，但要避开亦是力不从心，圆目一瞪，猛一咬牙，再提真气，刀

挥中路剌出二十一刀，虚虚实实，熊腰一扭射向渡永天，左手再 ，两吧飞刀已射向渡永天

前胸。

　　两人这一触，只听一声「砰」」巨响传来，两条人影一触即分开，渡永天站在原地不动

，明显可以看见他右胸口插着一把飞刀，血还一滴滴的流出来，头发有点散乱，脸色苍白气

喘不已，这一战他也吃了亏。

　　而小邪更掺了，他在这一触之时，已悲叫一声，整个人被渡永天的掌力抛向空中，连翻

几个 斗，一头撞荏墙壁，又再「哇」地一声，鲜血吐得全身都是，他已头昏目眩，全身伤

口尽裂痛苦万分，他慢慢爬起来，很慢的爬起来。突然间他又猛抖双腿击向不远之护法，他

先射出两把飞刀，再以狠拼硬打的方式攻向对方。

　　护法没想到小那会在这重伤之下突袭自己，而且来势奇快无比，想躲，後面是墙壁无处

可躲，而流星飞锤又只适合远距离政击，心念之下只好双手一挥，拼出数十年之功力，阻挡

小邪这要命的一击。

　　「喝」一声，小邪左手挥出大悲掌，猛狠切向护法双手，匕首也顺势一划，击向这躲避

不及的护法。

　　「砰」、「嗤」，「哇」一连叁、四种撞击声，刀割衣服声及哀叫声已传起，小邪七首

已在护法胸口开了一个长达一尺的伤口，深见白骨，哇了一声，蹬蹬蹬，连退叁步，脸色苍

白痛苦不已。

　　而小邪也沉叫一声，身躯又抛向空中，全身伤口皆裂有若钝刀锯体疼痛非常，他已将近

休克，但他知道现在不逃就没机会了，猛吸一口真气，便生生的将在空中倒射之身形逼回头

往墙外射丢，他很勉强，但他做到了。

　　可是小邪还未掠出围墙，又见两把飞刀袭来，「咻咻」两声已射中小邪双脚小腿上，小

邪应声摔在地上。

　　原来是高风从後院拉着大夫出来，见到小邪想逃出围墙，情急之下立即射出飞刀，直取

小邪双腿。

　　小邪跌在地上滚了叁、四圈趴在地上，他已经不见人形，而是被万刀刺伤的老虎，遍体

鳞伤，满身是血，新伤旧痕令人髑目惊心。只要是人，谁又能受得了这种伤这种痛呢？而小

邪却忍受看，他抬起无力的双手，将腿上那两只飞刀拔掉，匕首插在地上慢慢的又爬起来。

只见他身躯颤抖不已，只好靠在墙边，将握着七首而抖值不停的右手指向迎面而来的敌人。

　　渡永天、白穆、宋理冬、高风已经慢慢逼近小邪，虽然他们是敌对的，但他们不得不佩

服小邪那股气，那股打不败的气，那股任何人所没有的耐力狠劲，可是他们并没有就此而却

步，还是一步又一步的逼向小邪，他们不愿意这种敌人留在世上和他们作对。

　　小邪身躯已痛得失去知觉，双眼布满血丝，全身不停抽搐着，不是他要抖，而是肌肉已

向小邪反抗说它已受不了而自己抖着，连小邪也没办法叫它们不抖。微微露出那可爱的笑容

喃喃细声道:「奶奶的，今天抓了一副瘪十，好惨！」他安慰一下自己，虽然他知道想逃，

连手脚都不听话了，但他并没有放弃，他还想活下去。

　　突然--

　　「啊」」渡永天大吼一声，四条人影已从四个不同方向射向小邪，个个武功尽展，他们

都想一掌一刀打小邪，因为他们觉得小邪是个非常可怕的敌人，他不会被打败只会被打死，

他们更怕小邪又活过来，那时又是令人何等寒心，四人心中有数，杀招尽出，有如长江骇浪

，黄河溃堤般的袭卷小邪，其势是何等浩大与猛狠。

　　小邪见四人攻来，也不顾得能支持多人，当机立断，他目标指向武功较弱的高风，强敌

在前，这无疑是没办法的方法了。大吼一声，猛咬牙关，使出孤星剑法最後一招「月毁星沉

」虽威力不足，但其速度也不慢，银光一闪已冲向高风。

　　五人这一接触猝然又是一声巨晌挟着几声哀叫，高风已被小邪砍下右手，哀嚎不已，眼

泪直流，脸色更得铁青，一副悲惨的样子。

　　小邪已经哇不出声来，他被渡永天打中左胸，被宋理冬扳斧划掉左大腿一块肉，被白穆

流星飞锤打断左手尺骨，他被抛同空中，洒出一片血幕，久久未能掉下来。

　　蓦地--

　　有人哭叫道:「杨小邪！呜！v」哭叫声一落，半空中已射出两条快捷无比的人影，这

两人正是乔小雨和小星星。

　　小雨接住空中的小邪，微一翻身划起一道彩虹，美丽的飘落在庭院广场中央。她哭叫道

：「小邪，你醒醒，你不能死啊！小邪……」她不停的打着小邪嘴巴，眼泪一滴滴掉在小邪

含血的衣襟上。

　　小邪使力张开眼睛，露出习惯的笑容，无力的道:「小……雨……我就……知……道…

…我…死……不了…」说完他已安然而宁静的昏死过去。

　　小雨大惊哭叫道:「小邪你不能，你不能死啊！呜……」她立即拿出金针插进小邪身上

各大要穴，又拿出 丸猛往小邪口中塞，为他保命疗伤。

　　小星星哭着对渡永天等四人骂道:「你们是人吗？你们怎麽可以杀害扬小邪呢？呜!

我要替小邪报仇，你们好狠，杨小邪！杨小邪你千万不能死啊！」她边擦眼泪边骂渡永天。

　　渡永天一看原来是两位小女孩，顿时大笑道:「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喂二小娃娃，别

哭别哭，老夫给你糖吃哈哈……」他笑得很狂，全然不把小星星放在眼里。

　　其他叁人也在笑。

　　小星星本已够伤心了，又见到这些人出言侮辱，也不等小雨下令，一个箭步身形一闪已

飞到渡永天身前「啪啪」两声，打得渡永天直冒金星，口角出血。

　　小星星哭叫道:「死坏人我好想杀了你，但，呜……」她一想到小邪就难过非常又哭了

起来。

　　渡永天那曾见过这种身手，眼睛未眨一下，已吃了这小娃娃约两个耳光，他这一惊非同

小可，大吼一声:「一起上！」

　　四人立即一涌而上，攻向小星星，个个狠招尽出，但奇怪的事发生了，小星星突然消失

在他们眼刖，四人一楞随即「哇」」一声惨叫，个个摔出一丈开外跌得满身泥土，也吐了不

少鲜血。

　　渡永天惊魂初定，脸色骇然 ：「分功化影伸功」「快走！」反身一掠已往墙外逃

出，其馀叁人也随着後面逃走。

　　小星星见敌人已退，哭看回到小邪身边，抽搐 ：「杨小邪你就是不听话呜……看你伤

成这个样子。小姐呜……」双手掩面泪流不止。

　　小雨含泪哽咽道:「小星星别哭，我们回船上再说。」说完又掉下眼泪，抱着小邪往回

路奔去。

　　「哇……呜……杨小邪你不能死啊……叫你别乱来你就，呜……」小星星边跟看小雨一

边哭着不停，她实在太伤心了。

　　虽然只是几天时间，小邪无疑已成为她们俩心目中最好的朋友了，小邪的怪异，小邪的

坦诚，小邪的胡扯……都一样不是让人觉得他是这麽不同於任何人而和蔼可亲呢？谁不觉得

小邪是都麽一位令人怀念的好朋友呢？不但是他的朋友，连他的敌人有时候都会怀念他。韦

亦玄、青继山、慕容夜、洛可宁，他们有时候想起小邪所作所为时，也会发出会心一笑，只

是他们被恨意蒙闭了，否则他们是多麽渴望有一位像小邪这样的朋友呢？要是世上没有恨，

那该多好。

　　在船上。

　　小雨将小邪放在床上，细心为他洗涤已缝了又裂，裂了又再裂的伤口，那哭红的眼眸不

知包含了多少关心与期望，分秒不移的注视着小邪，她恨不得受伤的是她，而不是小邪。

　　小星星在旁边哭着，不停的叫着小邪的名字，她和小雨一样的急，一样耽心，一样难过

小邪的伤势。

　　小邪一直被割烂的伤口，猩红得吓人，在他身上已找不出一块完整的皮肤，他的伤是何

等的重，但他苍白的脸仍然浮着那可爱的笑容，那麽宁静和安详，就像熟睡的婴儿，好像这

些伤不是落在他身上似的。

　　时间一分分一秒秒的过去了。

　　小雨直感觉心头慢慢凉了起来，她双手不停的抖着，因为小邪的气息一丝丝减少，她好

害怕，害怕这气息突然间就断掉了，她害怕小邪就这样从她身边消失了，她已用尽办法，都

束手无策。

　　小星星等了这麽久见小姐双手抖个不停，她更是心急，哭叫道:「小姐杨小邪他……」

眼泪又流下来。

　　小雨抽搐道:「小星星你赶回长白山同娘要那株九叶 芝，迟了恐怕就不行了，快去！

」望着小星星眼眸是那样的无助。

　　小星星哇了一声又哭起来，她知道小邪已相当严重，「小姐来得及吗？……」

　　小雨急道:「快去，最慢叁天就得赶回来快去啊……」她一急又哭出声音。

　　小星星哽咽道：「我就去，小姐千万别让小邪死了，我好喜欢他哦……」她哭着拼命射

出船外，凌空飞渡的奔同长白山方向。她不会休息，因为她整个心都挂念着小邪，她知道只

有九叶 芝能救小邪，所以她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拿到灵芝赶回来让小邪服下，她只希望小邪

活过来。

　　小雨替小邪止住血，替他缝伤口，替他保住心脉一口元气，她也不停的在小邪身边说：

「小邪我知道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再支持一下，再一下;再一下小星星就将灵芝拿来，你一

定要支持下去……小邪你一定要支持……」她一遍又一遍的说，泪一颗颗的流，她希望小邪

真的能听到，而渡过这危险期。

　　小邪经过了两次劫难，本来伤口未好又再裂开，这次再加上新伤痕，使他身体已经无法

忍受，本来若小雨没出现，他会撑下去，撑到令人无法想像的程度，如果他脱逃的话，他也

会用金针缝好伤口，会利用金针渡穴打通被割断的血脉及经脉，这是他天生的本性。但他

一见到小雨来到，整个人都松懈下来，他将一切都交给小雨了，因为他内心的松懈，他的身

体机能也跟着松懈，这才会形成现在这种情况，他是需要人家救了，他的伤口甚至於血液，

也因为他心理的松懈而没办法像正常时那样自行收缩和止血。又如一只受重伤的野兽，它不

松懈的和生命搏斗，往往活过来的机会是相当大，如果她认为没办法活的话，那它就死定了

。小邪正是如此，他心情一松懈，一切意识都消失了，现在他只有靠着外来的力量来支持生

命的延续。

　　一天过去了。

　　小雨没有休息，眼睛也不敢合起来，她必须照顾小邪，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她都愿意。

　　第二天也过去了。

　　小雨眼眶泛黑，脸庞憔悴消瘦，发丝散乱，她不停的叫着:「小邪你振作点，你再忍耐

一下，小星星就回来了。」她语声沙哑，但除了这样，她已想不出其他方法了。她好无助好

孤单，她不停地念着希望小邪能再支持下去。

　　第叁天又过了一半，现已是傍晚。

　　杨小邪终於死了，他心跳停了，气息也停了。

　　小雨见状哭倒在小邪身上叫个不停：「小邪啊……你好残忍怎麽丢下我们就走了呢？…

…小邪你活过来啊……你活过来啊……小邪……呜……小邪你活过来啊……呜………」她已

哭得进入昏迷状态。

　　就在此时小星星--

　　小星星已冲了进来叫道:「小姐我回来了，你看九叶灵芝我……杨小邪！」她狂奔到小

邪床前发现小邪巳没气息了，她一呆竟忘了怎麽哭，楞在那里。

　　小雨一看，立即拍她胸脯叫道：「小星星、小星星，你醒醒！」

　　小星星这才醒过来，「哇！」一声叹啕大哭抱住小姐哭着不停:「小姐我慢了，我害死

了小邪哇……小姐我…哇……」她乱扔东西，乱踢乱打又冲到小邪身前叫道:「杨小邪你好

差，你好不听话，我打你、我打你，我打死你了呜……」她也不管小邪死了，拼命的就往小

邪身躯打，而且打得 重:「杨小邪我打你…鸣……你是什麽意思……呜…哇……要死也不

和我一起死哇…我打你，我打死你…呜……」她乱打个不停，好像是发了疯一般。

　　小雨立即拉着小星星哽咽道：「小星星你不能，你不能打他呜……「两人哭成一团拉拉

扯扯。

　　「不，我偏要打，我要打死他，」小星星是拚了命，小邪的死对他来说无异是死了心一

般，她已没有心了，「我要打死你呜……」

　　「小星星你不能打他……」。「我打，我重重的打烂他：……」

　　小雨和小星星一样悲哀和难过，她们已痛不欲生，而小星星比较活泼，故而一哭起来心

中一难过就乱打乱砸。而小雨是比较温婉内向，所以较能克制自己不摔东西，但她何尝不想

打小邪两个耳光呢？

　　蓦地--

　　「嗯」一声「哇」吐了一口鲜血，小邪昏迷而喃喃叫着:「救……我…小……雨」说

完他又昏迷过去，但气息和心跳已经恢复。

　　原来小星星这麽一打、一闹，这劲道打在刚停了气息的小邪身上，倒刺激了他自然求生

欲望的本能，小邪在昏迷中巳接近死亡，但他体温还在，心跳只是松弛，此时突然遭到外力

攻击，他心灵反应：「我要活下去，我要反抗。」所以他又活过来了。

　　这有如人刚死掉脑波并未完全消失停顿，在急救中，常有人利用外力刺激心脏，多少有

点复活的希望。小邪只是接近死亡，他的心跳从正常减到非常薄弱，甚至於一分钟才微微震

动一次，这并非死亡，只是小雨的手无法感觉出来罢了。

　　小邪自幼已被打习惯，再加上乐力的浸淫，要他心跳全停下来还是要再多点时间，谁又

想到在小星星的胡闹之下，倒救了小邪一命。

　　小邪这一吐血，小雨和小星星一惊，以为又是尸变，楞了一下，小雨马上再探小邪鼻息

，惊叫道:「有了……有了……小星星快拿九叶灵芝，」她激动得娇躯直颤，伸手抢过小星星

腰间那株 芝草，撬开小邪牙关，将灵芝压成滴露，一滴滴的往小邪口中滴，露汁滴完，她

又将灵芝叶捣碎敷在小邪全身伤口上，这才嘘了一口气。

　　小星星如梦初醒叫道：「小姐这....杨小邪没死，他……我……太好了，」她马上去探

小邪鼻息高兴叫道：「我就知道没有人能杀得了小邪的，没有人能够……」她已流出高兴的

眼泪。

　　小雨走过去擦掉小星星腮上眼泪笑道:「小星星别哭，谢谢你。」说完也忍不住流下泪

来。

　　小星星急叫道:「好，我不哭，我不哭，小姐你也别哭，小邪他很长命的。」她也擦掉

小两的泪珠，两人转身坐在床前，一直注视着小邪。

　　九叶灵芝，只产於长白山之寒冰洞里，万年只长一株，它吸取天地精华加以灵蛇唾涎才

能成长，异常珍贵，功能起死回生，练武之人只要服上一滴汁露，足以增加数年功力，普通才

毒 也无法伤他，小邪一口气吃了一整株，可说是因祸得福，也真亏小雨她娘如此慈悲，能

将这稀世珍宝赠与他人服用，如此胸怀天下那有几人呢？可以说没有了。

　　小雨问道:「小星星，娘有没有说什麽？」

　　小星星道:「小姐，夫人急得不得了，她要我们救了人赶快回去，本来我想问夫人什麽

事，但是我怕一耽误就救不了小邪，所以一拿到 芝草马上就赶回来，小姐我看等救活了小

邪，我们回去一趟再出来好不好？」

　　小雨想了想道:「好吧!我们出来也有半年多，娘大概挺耽心，要是杨小邪能和我们一

起回去那有多好。」

　　小星星笑道:「这杨小邪坏死了，连生病都要吓人，说不定刚才他故意诈死来骗我们呢！」

她真希望这又是小邪假装的，这样自己又有一样美丽的回忆，可惜小邪这次不用装也能

够吓坏她们的。

　　小雨道:「不会的，我想他……唉，他就是怪里怪气。用常理来猜永远猜不到，不如等

他起来再问他，不管是不是开玩笑，他都会说出来。」

　　小星星会心一笑道:「刚才我好急，差点就……小姐你会不会如此呢？」

　　小雨不解道:「什麽如此？我会怎麽样？」

　　小星星羞涩道:「我是说哭死，哭死在这里，我……羞死人了。」地想到刚才大哭大闹

，已窘得粉腮泛红。

　　小雨幽幽道:「我也不晓得，我整个人都已虚脱，好累，对了，小星星你快点去熬点粥

，小邪可能不久就会醒过来，他已经叁天叁夜没吃东西，一定饿坏了。」

　　小星星看看小姐消瘦的脸道:「小姐我看你也没吃吧！我也只在家里吃点更西就赶回来

，好饿啊！我这就去煮，否则小邪一醒来一定会鬼叫鬼叫的。」说完已经走出卧房去熬清粥

　　小雨抚着小邪前额含情脉脉喃喃道:「小邪你就是桀骜不羁，一身是伤还敢找人出气，

要不是爆炸声将我引去，又有谁来救你呢？你知道你的伤有多重吗？我已想不出一个人怎麽

能接受这样伤势，有时侯我倒觉得你比平常人多了一倏命，所以你才敢乱来，唉……」她深

深的叹口气，其中不知包含了多少关心与担心，小邪太令人喜欢了。就是躺在床上，还是不

会忘记露出微微的笑容面对朋友，小雨看着他的笑魇，心头感触良多，那是一张多麽令人安

心的笑脸。还好小邪已服下 芝草，只要不断气，九叶灵芝就能将人从鬼门关拉回来，所以

小雨也渐渐绽放笑容。轻扬柔荑慢慢擦掉泪痕，微抚一下散乱的头发，叁天来郁闷悲伤的心

情一扫而空，她浅惊笑容注视着即将醒过来的小邪，内心无限喜悦。

　　约过了盏茶时间。

　　小邪嗯了一声，慢慢睁开沉重的眼睛，露出笑容自言自语道：「我就知……道……我死

……不了。」他看见小雨关怀的眼神，他顽皮的眨眨眼睛道：「我就知……道小雨…能救我

…我……」

　　小雨马上按住他的小嘴笑道：「小邪你别乱动，你刚酲过来，不能乱动，伤口痛吗？」

　　小邪伤势虽重，但却无法掩敝他爽朗个性，他还是那麽高兴，因为他知道危险又过去了

，他笑道：「痛是… 但……见到小雨…就不……痛了。」其实在九叶灵芝的奇效下，他伤

口觉得冰凉舒服极了，一点都不觉得疼痛。

　　小雨心中一甜笑道:「小邪看你，刚一醒过来就不正经，那里痛呢？我帮你看看。」虽

然她知道小邪在开玩笑，但她还是不放心小邪的伤势。

　　小邪笑道：「这是…骗你的……一点都……不疼…小雨你用的……是什麽……仙丹妙

……舒服…极了。」 力一发生效果，小邪也愈有劲道了。

　　小雨笑道:「是我娘的九叶灵芝，小邪你可把我吓死了。」她又抹了一下哭红的眼眸，

好像这场是白哭了似的已哧哧笑着。她正为这件事感到好笑。

　　小邪奇道:「我吓你……没有哇……你救了我…以後我就像…在做梦一样…那有时间…

…去吓你呢？」

　　小雨娇笑道：「你不知道你昏迷了叁天叁夜，到最後还断了气，我…我急死了。」

　　小邪笑道:「小雨那有这种事………断了气不是去……．找阎王爷……算帐了……吗？

怎麽还会……留在这里，我……刚才觉得……好像…有人在……打我…把我的梦给…打断了

。我又胡言……乱语一阵…就醒过…呃！」他巳吐出一口鲜血。

　　「小邪！」小雨紧张的扶着他替他擦掉血迹急道:「小邪你那里不舒服？」

　　小邪喘口气感到胸口舒畅多了，想必这口瘀血已被 性所催散，他吸口气笑道:「好多

了，这淤血一除，胸口好舒服。」

　　小雨这才放心笑道:「你真是让人耽心。」

　　小邪笑了笑道:「我好像是被打酲的嘛！」

　　小雨闻言这才知道是小星星把小邪给打活的，她笑道:「好了，小邪你休息一下，我去

看看小星星粥熬好了没有，我想你饿了吧？」

　　小邪笑道:「有点，不过有香肉马上就不饿。」

　　小雨笑道:「还不行，先吃点清粥，等灵芝 性化开以後再吃别的好吗？而且现在也没

有狗……香肉。」她感到说狗肉不甚雅，马上改香肉。

　　小邪笑道:「随便有就好，改天再补吧？」

　　小雨轻笑道:「好，那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说着已往外走去。

不久小星星已端着热粥进来，小雨也拿了一些水果，叁人就在快乐中吃完清粥。

　　小星星已见到小邪死不掉了，调皮之心又起，她叫道:「杨小那你什麽意思？要死也不

找好一点的地方，说死就死！气死人了。」

　　小邪笑道:「我那里会死，你胡扯，我是觉得你们没事干，弄点事来给你们做做，这不

好吗？」

　　小星星笑骂道:「你下次再乱来，我可不做了，让你死了算了。」

　　小邪笑道:「少来，小星星你不救我谁救？我要多死几次，让你有表现的机会，嘻嘻…

…」

　　小星星嗔道:「下次我一定不救，不救就是不救。」她的样子好像很坚决。

　　小邪笑道：「好，你不救，我也不死，行了吧！」

　　「哈哈……」叁人笑成一团。

　　只要有小邪的地方，总是免不了欢笑声存在，就是和敌人对立时，多多少少也会有欢笑

声传出。

　　XXX

　　转眼两个月已匆匆过去。

　　小邪的伤也完全痊愈，又恢复生龙活虎般的精神。

　　这时在船舱甲板上。

　　小雨望着小邪幽幽道:「小邪你的伤好了吗？」

　　小邪笑道:「好是好多了，不过明天又会受伤。」

　　小星星叫道:「你敢?！没事少给我出馊主意，好好的呆在船上不用想偷跑。」她是前车

有鉴，怕小邪这一跑又是扛着回来，对这惹事精，小星星这两个月来，可是形影不离，看得

甚紧。

　　小雨淡淡一笑道:「小星星我们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小邪奇道:「小雨你要走了？」他有点急。

　　小星星惊道:「小姐你是说要回长白山？」

　　小雨点点头没有回答，但眉宇之间已透出淡淡的忧愁，她何尝愿意离开小邪。

　　小星星沉思半啊对小邪道:「杨小邪你跟我们回去。省得再被人料理了，看都时谁来救

你。」

　　小雨和小星星已把小邪视为自己心里的一部份，所以小星星才会要带小邪回去，深怕小

邪流落「他乡」而被「欺负」那时又有谁来救他呢？可见小星星多关心小邪。

　　小邪惊笑道:「我跟你们回去？去都里，你家？好不好玩？」他想去，但得先问好不好

玩。

　　小星星笑道:「当然是小姐家啦！那里好好玩，有好多好多的白雪，好美好美的山，好

美好美的水，你看了一定会喜欢，怎麽样去不去？」

　　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骗鬼！如果真的这麽好玩你又何必跑出来，说谎也不看我老人

家是谁？」

　　小星星碰了一个钉子，叫道:「杨小邪你少挖苦人，那里真的很美，我没骗你。」

　　小雨幽幽道:「小邪你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去玩玩呢？」

　　小邪笑道：「能！当然能！」他语音转小道:「不过不是现在。」

　　小星星急道:「为什麽？」

小邪叹道：「我老头交代的事还没办好，你们住在长白山太远了，已经不在中原，万一

少林和尚给我乱来，趁这个时候偷偷的敲钟，那我不是厅不见了吗？我老头不剥了我的皮才

怪！」

　　小星星自言自语道:「原来是这样！」转向小姐她道：「小姐那我们只好自己回去，过

些日子再到中原玩，好吗？」

　　小雨点头道:「也只好如此，小邪我们下次在那里找你呢？」她深情的望着小邪。

　　小邪道:「这可就难喽，我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也不晓得要到那里，看样子你只有找

我啦，随便找，一定会被你找到的。」他很得意 人找不着，这要有点本领才行。

　　小星星道:「这多难，我们约定一个地方见面不就成了。」

　　小邪道:「我也想过这点，但有时侯也会砸上一些意外，这样好了，你们如果再来中原

就去找小丁，丐帮的小公主，她也是我的好朋友，她该知道我在那里。」

　　小星星见有人可以找就成了，她道:「好吧！可是你别神经兮兮的乱找人打架，你的功

夫差死了！」

　　小邪笑道：「你行？小星星你功夫好，还不是一样吃乌龟它哥哥，神气，」

　　小星星奇道:「乌龟它哥哥？」

　　小邪哧哧笑道：「四只脚，小尾巴，大壳子、尖头的--鳖，懂吗？吃鳖，笨！呵呵……」

　　小星星嗔道：「扬小邪你又陨我，我打你！」伸手就往小邪打去。

　　小邪有备无患，抓起小雨小手挡在身前叫道:「打呀，你快打呀…小鬼，无路用，呵呵

……」

　　「你……」小星星当真要在小邪脸上打去，但手打到一半又被小邪逃开。

　　小雨见他们又在胡闹，她说道:「好啦小星星，我们就快走了还闹什麽呢？」她有点伤

感。

　　小邪道:「小雨你要走了，我再煮一次饭让你吃，如何？」

　　小星星挖苦道:「免了吧、你那「百香饭」只适合小狗吃，说不定它们还不吃呢！」

　　小邪叹道:「我想再表现一下，你们都不愿意，也罢了省得我家传秘方又被你们学去一

招。」

　　小星星笑道:「谁要是学了你家传 方，保证每天不是拉肚子，就是吃「百香药」呵呵

……」

　　小邪也笑了起来，他在想「百香药」也算家传的吧！

　　小雨心情还是重了点，她幽幽道：「小星星你去弄点小菜，我们先送小邪上岸，再回长

白山。」

　　小星星道:「小姐我马上去弄。」她走向厨房，一离开小邪，她心中也是有点酸，怅然

若有所失。

　　不多时，小星星已将酒菜准备好，叁人围着边吃边谈些这许多天令人回味的事情，每个

人都在笑，但总免不了心中一丝离愁，笑得没这麽开朗罢了。

　　船渐渐的靠岸，小雨和小星星也渐渐的伤感起来，笑得也有点僵。

　　小邪最怕这种盏溜溜的滋味，他叫道：「两个小毛头，你们没事就喜欢制造这种气氛该

打了」他动手很快「啪啪」两声，已打了两人臀部。

　　「哇」了一声，小星星从离愁中醒过来，双手抚着臀部惊叫道:「杨小邪你……」地想

打回来。

　　小雨也被打得吃惊的望着小邪，一时也不知该说什麽话才好。

　　小邪趁她们吃惊的一刹那冲过去大叫道:「打你们又怎麽样？酸死了。」

　　「啊！」小雨和小星星惨遭「突击」已惊叫出口，而小邪身形已在此时掠出船头平飞上

岸，他呵呵笑道：「好香啊！别忘了下次再来哦！拜拜！」招招手他已消失在岸边小径。

　　小雨和小星星脸颊已红透耳根，原来小邪这一突击，在她们俩朱唇上吻了一下，使得她

们主仆霎时惊慌的愣在那里，两眼直瞪小邪，又是惊喜，又是羞窘。

　　不久小雨从喜悦的心情慢慢的回到离愁之中，她幽幽道:「小星星我们回去吧上」语音

已转凄凉。

　　小星星喃喃道:「小姐我好想念他……」不知不觉中她已落下泪来。

　　小雨眼眸也盈满泪水，她轻叹道：「我也是…」

　　船渐渐往湖心飘，终於也消失在浓雾中。

　　绿水轻舟，蒙雾飘潇，烟波江上愁离别，好景依然却两样情愁。

　　XXX

　　小邪一边大难不死，又如小鸟轻飞消遥自在，离开小雨和小星星以後，心想无事可干

，不如到江南找小丁，他想知道小七是否安全到达洞庭湖君山，他也想看看小丁是否又跑给

人家追等着他去救………

　　心念一定他已直奔洞庭湖，沿途也干了一趟狗肉生意解解馋。

　　第二天他错过了投店，只好寻一小庙暂栖一晚，费了好大劲力他已找到一间破文昌庙，

他很高兴的就往破庙走去。

　　蓦地--

　　小邪停下脚步暗道:「狗肉？有人在庙里吃狗肉，这下可好了嘻嘻……」他心中一乐，

慢慢的摸进破庙，想看个究竟。

　　只听里面传来说话声--

　　「不白，这次可乐了，有吃有喝还有拉，贫僧功夫不错吧，只要嘴唇一动，师父连屁也

不敢放一个，嘻嘻……吃、吃吧，好香啊！」

　　不白道：「不明师兄，我就知道跟你准没错，吃香的喝辣的，真过瘾哪！师兄，这方法

你得教教我，我下次也变成和师兄一样聪明了。」

　　不明道：「阿弥陀佛，贫僧再几年一定接管掌门一职，最少也要当上白马寺的主持，不

白你抱大腿是抱对了，哈哈……」

　　不白笑道:「师兄你真行，智慧天下第一，比以前更棒了，呵呵……」

　　小邪一听心道:「原来是小和尚偷吃 ，这可真有趣。」他也想便上一脚，听了一下他

又想:「这声音有点熟，好家在那里听过……」但他一时想不起来。

　　不白又道：「师兄我们当和尚也有十几年了吧！这个方法还是你想出来的，否则我们可

饿扁在街头了。」

　　不明笑道:「可不是吗？以前有小邪在我们还过得真舒服，可是他突然失踪了，师兄看

不大对劲只好出家当和尚，先 饱肚子再说，这十几年来也是吃穿不用愁，我可是大智大慧

之人啊！必定是掌门人的材料。」

　　小邪闻言心中大叫起来：「是阿叁和阿四！黑度奶奶的，竟会是他们，奶奶的竟会是阿

叁、阿四？哇卡，诗口口，哇佳佳！」他乐得跳起来往朝里窜大叫道：「小野和尚竟敢偷吃

狗肉该当何罪！」他有意整整不明及不白两位童年伙伴。

　　不明和不白正是小邪小时候的朋友，叁人相依为命流落街头，後来小邪被老人抓走，也

因此他们叁人才分开。不明其实叫阿叁，不白叫阿四，阿叁和阿四为了肚子不得已才跑到少

林分院白马寺去出家，但他们俩那有心出家，不时偷跑出来吃荤。

　　阿叁比小邪大四岁，阿四大叁岁，现在两人正穿一身袈裟，理个大光头，但长得也甚精

灵秀气，当了十几年和尚，味道当然十足。

　　不明见有人闯进来先是一惊，但看小邪是小鬼，但已分别十几年且那时又是小孩，他也

不记得眼前这位竟是的以前相依为命的好友，这样一来他可放心不坐。

　　「阿弥陀佛！」不明施个佛号道:「小施主不可乱说话，贫僧吃的可是素狗，何来吃荤

之有？」他想这小鬼可能不知如何辨别素狗是什麽味道，随便胡扯就过去了。

　　不白也接口道:「小施主这是面粉做的素狗，小施主你吃上一点保证你白白又胖胖，呵

呵……」他很慈祥的笑着，有点出家人的风范。

　　小邪暗自好笑，他点头道:「原来如此，误会！误会！那我吃吃看。」不等不明`不白

回答，他已抓起一块香肉送上嘴里嚼得津津有味。

　　不明、不白甚怕这小鬼去告状，因而被送到戒律院去面壁，所以也不敢张声，在旁苦笑

着。

　　小邪将肉吃剩下骨头，他觉得奇怪问道:「素狗肉果然好吃，但不知怎麽会有骨头？好

奇怪啊！」

　　不明立即笑道:「这骨头是石头做的，贫僧以为这样更像狗肉。」他尴尬的笑着。

　　小邪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法师，不知令掌门人主持方丈吃不吃这玩意呢？」

　　不明道：「吃，当然吃，每个人都吃。」

　　小邪笑道:「那好极了，我有事求见少林掌门人，你这素狗肉就借我用用如何？」说完

他已将一锅狗肉端起来往庙外走。

　　不明大惊马上拦住小邪叫道：「小鬼你少得寸进尺，吃了本大师的狗肉，你还想整我们

，看清楚点，我是少林掌门候选人，不明大师也。」他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俨如一座

石塑像。

　　不白也叫道：「没错，我帅兄他是候选掌门人，我是後补掌门人，你少惹我们，掌门候

选人是有资格吃狗肉的，你懂不懂！」

　　不明、不白两人将小邪围在中央，不让他走掉，软的不行，来硬的。

　　小邪听了实在想笑，因为十几年前他就知道不明是吹牛专家，不白则是马屁大王，他故

作惊讶道：「原来是少掌门人，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眼无珠，冒犯之处请多多原谅，不过…

…你既然是少掌门人，应该功夫很厉害了，能不能表演一下让我开开眼界呢？」

　　不明一听道：「原来你是怕我唬你？好，看十八罗汉拳。」他已打得虎虎生威劲道惊人

，不久他又叫看：「降龙罗汉拳」、「伏虎罗汉拳」、「少林长拳」、「十形拳」、「大摔

碑手」他叫个不停也舞个不停。表现功夫他是很乐意，已汗流浃背还不收手。

　　小邪一看知道不叫他停，他是打不完，他道：「好了，好了，少掌门人功力果然过人，

佩服、佩服，」他拱手赞叹不已。

　　不明闻言小邪服输了立即收掌，气喘如牛道：「如何？本少掌……」他突然跌在地上，

但立即随机应变马上坐好，又道：「休息一下，练功要不忘休息，小鬼你还不赶快把狗肉放

下？！」

　　小邪将狗肉放回火堆笑道:「少掌门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明笑道:「谁？无名小卒，想混狗肉吃，你会是谁？」

　　「谁」字还没说完，小邪已冲上去「啪啪」打了不明两个耳光，他笑道：「我是达摩祖

师的弟弟，达摩修理祖师， 门修理和尚的，如何？狗肉好吃吗？」

　　不明、不白那有看过出手这样快的人，立时楞在那里傻傻的望着小邪，他们知道遇上了

刺手货，这一招不管用了。

　　不白心头一震拉着不明衣角，两人会意溜为上策，大叫一声破窗掠去，身形不可谓不快

但他们快，小邪更快，轻笑一声双手一抖「咻！」嘟嘟两声，两把飞刀已钉在窗口木条

上，小邪笑了笑道:「不明啊、不白哪！你们再动一下，真的就死的不明不白了，呵呵…

不明、不白脸色发青，双脚直抖，心中直叫苦。

　　不明苦笑道：「小施主你饶了我们吧！我不干和尚总可以了吧，」

　　小邪笑道：「好哇！有我在你们俩个再也不用当和尚了，要吃狗肉何必躲躲藏藏呢？」

　　不明道：「那你放了我们，让我们走吧！」

　　小邪笑道:「走？你们要去那里，先转过身来瞧瞧我是谁再走，别忘了你的老朋友来了

。」他已摆好身躯等着人家来鉴定。

　　不明、不白转过身、往小邪脸上瞧去，不瞧还好，这一瞧可愈来愈有心得。

　　小邪看他们迷惑的样子，哧哧笑道：「阿叁、阿四你们连我都认不出来吗？我是小邪啊

！」

　　不明瞪大眼睛叫迫：「小邪，你真的是小邪？」

　　小邪笑道:「不是我又是谁呢？」

　　「我……他妈的，幽呼！」不明冲上去抱着小邪大叫大跳不已，就像中了大奖似的，兴

奋异常。

　　不白也喜不自胜大叫道:「好哇杨小邪，这几年你跑到都里去？害我们当起和尚来啦，

该打，该打！」他也冲上去乱打乱踢有点「爱不释手」

　　情绪发 了，小邪才道：「奶奶的你们真能混，什麽不好干，当起和尚来？嗯！

是有一套，佩服，佩服，来，狗肉和尚别让狗肉凉了。」

　　叁人哈哈大笑围起那锅狗肉，大快朵颐边吃边叙旧，高谈阔论话当年。

　　不明叫道：「小邪你这算那门？想当年我们小小乞丐帮有吃有喝的多舒服，那里知道你

竟偷偷溜走，害我只好接任帮主之职，但生不逢时，每况愈下，要不到饭，只好剃光头暗

起来，你不够意思！」他在抱怨小邪丢下他们两人不告而别，害他们差点走投无路。

　　小邪叹道:「算啦，算啦！好汉不提当年勇，想当年本帮主当得好好的，谁知道冒出一

位程咬金，将我捉到塞外去修身养性，我可没像你们这麽惬意，天天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可

想到本帮主天天遭到挨打，那时候真是虽( 倒楣)的不能再虽( 倒楣)了。」

　　不白道:「小邪帮主，你那天突然失踪，我跟副帮主去做生意，但失风了正在跑给人家

追，那有时间去救你，下次再救你好不好？」

　　小邪打了不白一个响头叫道:「阿四你爱说笑，那还有下次，现在谁也捉不着我了，谁

像你们吃狗肉还用偷的，真漏气，本帮主罚你们当十年和尚，不准还俗。」

　　不明哭丧着脸道:「小邪这……轻一点行不行？五年好了？」

　　不白逢迎笑道:「帮主我看我当一辈子如何？反正有时候和尚还是有用的。」

　　小邪昂着头一副威严样抿着嘴道：「本帮主令出如山，君子一言九只脚，那一只脚也跑

不掉，咱泥( 十年)啦…呵呵……」他又尝到昔日帮主之雄风了。

　　不明叹道:「咱泥斗咱泥( 十年就十年)…」望着不白，两人苦脸拉得葚长。

　　不白道：「帮主，本帮还是叫小小乞丐帮吗？要不要换个名字叫大丐帮如何？」

　　小邪叫道:「不行，本帮从此改名为「通吃帮」帮主是我，外号「通吃小霸王」，你们

别忘了本帮的名号，，否则以帮规处罚。」

　　不明、不白惊奇不解道：「什麽叫「通吃帮」？总该有个意思吧？」

　　小邪笑了笑拿出骰子道：「这就是本帮镇山之宝「骰子」你们知道了吧！」

　　不明、不白见了骰子才明白「通吃帮」的由来。

　　小邪道：「不明你以後就叫「通吃大和尚不明阿叁」知道吗？对你麻袋十八个。」他

想到了丐帮的麻袋最多只有十个，自己一封就是十八个，当然比丐帮更胜一筹，更能出风头了。

　　不明拱手道：「谢帮主。」他疑问的念着：「十八个麻袋？好多啊！」

　　小邪又道:「不白，本别主对你为「通吃小和尚不白阿四」麻袋十五个装钱。」

　　不白马上严肃拱手道:「谢帮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小邪叫道:「少拍马屁，本帮主不想玩水( 万岁)…要玩水你自己去玩。」

　　不白立时笑道：「是，帮主不玩水，我自己玩。」

　　不白笑道:「小邪帮主，本万的势力及宗旨如何？是不是和以前一样专攻人家厨房？」

　　小邪瞄了他一眼叫道：「现在不一样啦，本帮势力遍布全国所以才叫通吃;为了宏扬武

林道义，不做违法的事倩，只要有钱赚不违法，什麽事都可以干，还攻什麽厨房？真没进步

！变，要变才行！」他说得大义凛然，全都是听说书的如此讲，自己身为帮主，多少要知道

一点才像个样子。

　　「是。」不明`不白拱手同声道。

　　小邪笑道：「不过捉黑狗倒是例外啦，嘻」

　　不明也笑道：「「小邪帮主，但我们总不能永远吃狗肉啊！」他觉得不攻 厨房就没饭

吃了。

　　小邪昂首道：「只要有我在，保证你们吃香喝辣的，现在规定每人每月薪金五十两

银子。」他拿出银票交给不明、不白。

　　不明、不白打从娘胎开始也没摸过这银票，没想到一摸就是五十两，当真差点笑歪了嘴

　　不明高与叫道:「万岁，我就知道小邪帮主最神气了，哇，五十两！」手舞足蹈

，兴奋已极。

　　不白激动叫着：「我就知道小邪帮主你有两把刷子，从今天起我们舒服啦！」

　　小邪笑道:「不明、不白，今天没有酒明天我们再到镇上吃个饱喝个痛快，庆祝本

帮开帮大典。」

　　「好耶！好耶！我们熬出头了，哈哈……」

　　不明、不白两人乐昏了，他们从小就知道小邪最有办法，现在小邪又回到他们身边

，难怪他们高与成这个样子，早就把当和尚这回事给抛到九霄云外。

　　明月清高，微风轻徐，林树籁籁。

　　XXX

　　河口镇是一大镇，行人道两旁摆满了许多摊子，贩卖物品小吃者、杂耍者、算命者、卖大

力丸及狗皮膏 者，应有尽有，过往人潮络绎不绝，当然也混杂了不少江湖好汉，道上朋友

　　蓦地--

　　「让开！让开！本帮帮主莅临本地还不让开，想惹麻烦是不是？」

　　这正是不明阿叁的声音，他甚是威风的走在路前头，不时的 着路人，替小邪开路。

　　小邪不知何时又当起大将军，他雇了四名脚夫，抬着他那张从文昌朝拉出来的神轿子

大椅子绑上两支长竹竿，而他现在正坐在椅子上，装成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这那像一帮之主？倒有点像小孩子在玩游戏似的，不少人见了这种怪事都觉得好笑。

　　两个小和尚一前一後，四个脚夫，一张破椅子，椅子上坐了一只哈巴狗。他们的出现立

即引起全镇的注意，镇民都以为小邪他们是神经失常的疯子。

　　「让开，让开了本帮帮主要通过，快让开！」不明阿叁乐得忘了自己是谁，他想有小邪

在，怕什麽，皇帝也不用怕。

　　突地--

　　有四名黑衣大汉横在路中央，存心找碴，他们嘿嘿直笑，态度葚是嚣张。

　　「让开了听到没有！」不明阿叁已走到他们前面，指着他们破口大骂。

　　一名黑衣人冷冷笑道:「小和尚你他妈的搞什麽，在这大街上丢人现眼，要吃奶也不必

这麽叫法！」手一推，已将不明阿叁推开。

　　「哈哈…」四名黑衣人昂头谑笑。

　　不明阿叁被逼退叁步馀，但他立即又冲上去叫道:「他妈的，你们这些混蛋，敢惹我「

通吃帮」想必是要找死，我告诉你，我外号叫「通吃大和尚」不明阿叁、识相点快给我滚开

，既往不究！」

　　「哈哈……」四名黑衣人又是长笑，他们那会将不明阿叁放在眼里。

　　一名黑衣人讥笑道：「通吃帮」？没听过，给我滚！」他一掌将不明阿叁打得往後连

滚了一丈馀，差点就撞上小邪的椅子。

　　黑衣人在笑，众人也在笑。

　　不明阿叁爬起来，抹掉脸上泥土，瞪了四名黑衣人一眼，吐了一口口水反身走向小邪道

:「小邪帮主我罩不住了！该你啦，把他们宰了。」

　　小邪懒洋洋的笑了一下道:「阿叁别 气，有我在，谁也砸不了通吃帮，你先站到旁边

看我的。」

　　不明阿叁笑道:「小邪帮主加油啦！」他高兴的站在一边，因为他们已有许多次作战经

验，打不过逃也能逃得掉，怕什麽？

　　小邪对着那四名黑衣人爱理不理的道:「你们四个小狗，你知道本万主要过这条路吗？

　　一名黑衣人狂笑道：「知道。」

　　「那你们让不让呢?」

　　「不让！」

　　「这麽说，你们是故意找碴了?」

　　「不错！」

　　「报上名来！」

　　「「神武门」乾坤坛弟子。」

　　小邪笑了，他是要笑，这不是冤家路窄是什麽？他转头向不明阿叁道：「阿叁等一下你

就砍下他们左手。」说完已抽出匕首交给不明阿叁。

　　不明阿叁接过匕首，大骂道:「黑衣人，你们今天是翘定了，什麽「神武门」鬼六门？

今天一个也逃不掉，等一下我就砍下你们一只手，看你们还敢不敢挡我的去路！」他骂着并

没有往前走，但要依照小邪指示等一下再说。

　　一名黑衣人讥笑道:「来啊！你来砍呀！我就站在这里等你来，哈哈……」

　　小邪笑道：「阿叁你上去吧，去将他的左手给砍下来。」

　　果然阿叁是个不怕死的人，他先前吃了亏，现在依样不畏不惧，大吼一声就往前面黑衣

人冲去，匕首已挥向黑衣人左臂。

　　黑衣人大笑一声，想空手将阿叁震飞，突然小邪手一扬，寒光一闪，一把飞刀已刺中这

名黑衣人「肩井」穴，黑衣人大惊想躲掉阿叁挥来之匕首，但已是不及，「哇」一声惨叫，

左手硬生生的被阿叁砍了下来，倒在地上曲扭成一团。

　　其馀叁名黑衣人见状，脸色大变，立即扑向阿叁，但他们身形只是微微一动，小邪飞刀

一扬，快捷无比的已射向这叁名黑衣人之「曲池」、「期门」和「天 」穴上，他们身形被

制，阿叁也不客气，一挥匕首各斩下他们一只左手，痛得那叁名黑衣人摔在地上哇哇哀叫不

停。

　　路人再也不敢轻视坐在椅子上的小邪，甚至於畏惧於他，因为他竟连天下二大帮派之一

的「神武门」也敢惹，个个都躲得远远，不敢再看这场热闹。

　　阿叁这下可得意了，他 了几下黑衣人怒道:「什麽东西？本通吃帮是好惹的？看我们

帮主那束头发，你也该知道他一柱 天所向无敌，虽然椅子破了点，也够你们看的。」

　　小邪想看看自己头上都束头发，可惜看不到，只好装出一副威严样，以让阿叁说明自己

所向无敌。

　　阿四笑道:「小邪帮主现在该换我表演一下啦！你看！」他走到黑衣人前面抓起一名，

打了两个耳光，怒道:「混蛋！去叫你们坛主准备银两，等一下我们去收，你们老巢在那里？」

　　这名黑衣人早就吓破了胆，他是想不到这些不起眼的叁名小孩竟会摘「神武门」的帽子

，他讷讷道:「小法师我……」

　　「啪啪」阿四又打了这名黑衣人两个耳光叫道：「谁又当了法师？我昨天早就辞职不干

了，本人大号是通吃小和尚不白阿四，放你妈的鸟蛋！」他又打了黑衣人两个嘴巴。

　　听阿四说话之意思，好像当和尚是领薪水的，不高兴随时可以辞职，说的倒是轻松。恐

没这麽简单吧。

　　那名黑衣人被打得嘴角都是血，但他可不敢停下来，猛点头道:「是是是，本门在镇尾

春花院有分舵。」

　　阿四闻言道:「原来是开妓院的，快滚！本帮会去收钱，不用你们拿来。」甩掉这名黑

衣人，又踢了在地上的黑衣人几个屁股，得意洋洋的走回小邪身边笑道:「帮主这样行吗？」

　　小邪笑道:「不错，不错！很有进步。」

　　阿四笑道:「那里！这都是小邪帮主教导有方。呵呵……」他高与的笑着，目光触及那

些黑衣人，又是一把火，他大叫道:「还不快走！楞什麽楞？断手也捡回去，留在地上，像

什麽话？」

　　四名黑衣人捡起断手，连滚带爬的奔回镇尾，想必是去找帮手。

　　阿叁也走到小邪身边，将匕首交还小邪，笑道:「小邪帮主我也不赖吧，谁要是惹了本

帮，我第一个就饶不过他。」

　　小邪笑道:「看情形再说，有时候还是要溜，那有天天过年？」

　　阿叁笑道:「这当然，只要小邪帮主你一声下令，我一定跑第一呵呵……」

　　小邪轻轻的瞥了他俩一下笑道:「希望是如此，否则那就惨喽。」他觉得要是阿叁和阿

四被人给逮着，那自己也跑不掉，当然惨了。

　　阿四道:「我跑第二，帮主殿後。」

　　阿叁笑道:「放心，这门功夫我和阿四时常练，倒也有些心得，该不会有什麽问题吧！

　　小邪道:「到时候再说，阿四你等一下到妓院去收钱，可别让那些女孩子给拉去罗！」

　　「阿弥陀佛！」阿四施个佛号道:「贫僧不沾女色。」他说得很正经。

　　小邪见状叫道:「你少来，你这花和尚专门偷鸡摸狗，谁知道你戒不戒？」

　　「罪过！罪过，」阿四道:「帮主误会了贫僧。」

　　小邪笑道:「再说啦！我们吃东西去吧！」

前 后